



隨軍散記



瀋陽市圖書館藏







WELCOME



WELCOME TO OUR STORE



隨軍散記

沙汀 作

知識出版社

隨軍散記

每冊國幣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者 沙 汀

印行者 知識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中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再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三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P) 1-3000

前 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旬，因為魯迅藝術學院有一批同學要上前綫學習，我便也借着這機會，隨同賀龍將軍到了晉西北的嵐縣，一月以後，又跟着他移防冀中平原，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底才分手。

從由延安首途的日子計算起，同他一道生活的時間約有六個月左右。而這本書裏面所寫的，也就是將在那一段時間當中，我可以保留下來的關於他的若干方面的材料，加以整理，剪裁，並又重新複寫一次而成的東西。

但是雖然如此，在當初我是並沒有明確的計劃的，不過有時以為，他的某些言談，行動，足以幫助我們認識他的為人，就隨手記錄下來。事前更未告訴過他，所以有些他的意見，可以算是完全的私人談話，沒有料到會發表的。

有了上面的原因，加之由於不斷的行軍作戰，記錄的時間每每不是在敵我的大炮聲中，便是在夜行軍之後，或者是長談後的深夜，因此寫的人雖欲力求真實，萬一的錯誤恐怕是難免的。而這種錯誤不用說也該由我負責。

末了，我要在這裏感謝同賀龍將軍共同生活了十年，工作了十年的K先生，因為在平日的閒談中，他都不自覺地提

供了好多很可寶貴的意見，使我在理解他的伙伴時能夠有所憑藉因而有了寫出這本書來的勇氣。

一九四〇年三月在重慶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一個晴朗的融雪日子，我們隨着賀龍將軍從延安出發到華北前線去。因為機器出了毛病，我們乘的一輛車開得最遲，當下午三點鐘到達青化邊時，他已經歇下來好久了。

青化邊離延安只有七十里，一個高據在山道上的小小村落。他正在路當中站着和一個青年農人攀談。那是個矮小而瘦削的漢子，一面編織着那種恰和北方人的粗豪相稱的羊毛板帶，一面回答着他的問話。這些詢問多半是關於編織毛織物的知識的，他終於接過手自己嘗試去了。他的周圍繞着一羣隨從的幹部，小孩子和頭纏毛巾的樸實的居民。

我想，不同人類接觸在他是不可能的，好在他的精力也容許他這樣做。當我弄好住處，他又和魯藝的同學們閒談着了。他披着一種短短的灰布羊皮大氅站在山道的邊沿上，而在他的背後則是一列一望無際的高原地帶的峯巒。在落照中看起來這是很迷人的；但吸引着青年人的心的卻是他那關於前線生活的敘述。從他的敘述看來戰爭並不可怕，因為即在離敵人十里路遠近的地區戰士們也一樣生活得很好，上着文化課玩着種種的球類。

於是有人，大約是莫耶，驚問道：

“那敵人的飛機來了呢？”

“來牠的呀。”

“擣起炸彈來呢？”另一個女同學緊接着問：

“牠扔炸彈嗎，”他微笑着，照舊用他那種滿不在乎的調子回答了，“牠扔炸彈嗎你往防空洞裏躲呀。這是消極的，積極的辦法是拿起槍打。”

他很巧妙地做了一個舉槍瞄準的姿式。

“你們不要擔心，”接着，他又充滿關心地說了，“將來到火線上去我可以派隊伍保護你們。只要一班人就夠了。你們不要看，我們班把人經常同敵人的大隊伍碰呢。像那類山嘴上呀，你好生隱蔽起，一來就擣他幾個手溜彈再講！”

他的敘述生動而懇切；還一面比着手勢，一面瞬着他那富於表情的眼睛，於是我們這些對戰爭多少抱點恐怖的外行，不但信賴，而且衷心地笑了。然而我們還有別種別樣的顧慮，雖然其中許多是從他那種有問必答，不嫌麻煩的解釋來的。他的智識的廣博也是同學們喜歡向他發問的原因之一。不管你是怎樣的疑難，好像只要經他點醒，人便無須把牠攔在心坎上了。

在許多詢問中有人提到晉西北的筱麥。這點關心可以說是我們大家所共有的，因為出發之前就有人警告過我們，

要我們當心我們的胃口。並且還爲我們描繪了一幕悲喜劇，一個初到岢嵐工作的同志，因爲放肆了一點，多吃了一點，當天深夜便被那種山地居民當成主要食品的異味奪去了生命。

然而當那位細心的同志快要結束他的發問時，賀龍將軍卻不以爲然地大笑了道：

“這有什麼要緊！你只要懂得吃筱麥的規矩就成了呀：醋，辣椒，熱坑。並且筱麥並不難吃！你可以向老百姓買米，買麵，要買他的筱麥可不成。同志！你們小看牠吧！”

他的臉上略略顯出孩子氣的驕傲，摸出煙斗，抽起煙來了。

然而我們的詢問是並不因爲他的吸煙就停止的，他也不以爲我們的問題瑣碎而顯得厭倦。他耐心的告訴了我們一些沿途的情形，風習和掌故，但最重要的是到了米脂，中國古代的美人貂蟬降生地以後，我們每個便有一匹馬騎了。他有着幾十匹馬在郡裏等候我們。談到這種他生平十分喜愛的動物，他又不免着實誇獎了牠們一番，並且用一種頑皮態度，嘲笑了一通延安市面上一部份常見的馬匹。

“讓我形容起你們看吧，”他頗感興會的描摹起來了，“頭這樣一搭搭起，腿子是這樣的，屁股溜尖，你要不打牠兩下呀，牠就連動都不曉得動。給你們講，要我是一個文學家

麼，單憑這一點我就可以寫牠一兩千字！，

他的精彩的刻劃惹得我們大笑了。其間有人擔心冬天騎馬太冷，他截斷他道：

“那有什麼！棉褲一穿，棉襪子一穿，外套這樣子一摟，包管你一點也不冷了。”

我們一直談到天黑纔分手，但半點鐘後，我同其芳又同他圍坐在一張圓桌上了。這圓桌是擺在土地上的，幾塊木板算是凳子，同座的還有我們的一位老鄉，軍事委員會的聯絡參謀陳宏模先生。因為恰巧我們三個都是四川人，賀龍將軍早年又在四川住過很久，所以我們一面吃着麵條燒餅，一面自然而然地談起我們的堪察加來。我們告訴了他一些抗戰後的四川情形，以及一部份混蛋用飛機從燃燒着抗戰的上海接妓女來侑酒之類的瑣事。

他靜靜地傾聽着，罵了一句粗話，深深地嘆息了。

“你們說，這些人要到什麼時候纔進步呢？”

他發出苦笑追問着，隨又沉思似地回答着自己：

“我看要讓日本人通幾大砲纔成。”

於是我們的會食變成了不大快活的會食，至少是沒有原前的活躍和愉快了。我們彼此都感覺有點沉悶。忽然房主人高大的身影出現在窖洞門口，而賀龍將軍的眉宇間又復閃爍着微笑了。那是一個很老的太婆，行動很矯健。

用筷子指點出盛麵的瓦甕，他親切地招呼她道：

“快來盛起吃吧！還多得很。”

“吃過了，同志！”

“至少要吃一碗纔對。”

“早吃過了。”

那饜吃兩個餅子好吧？”

他拏起兩個餅子讓特務員傳遞過去。

二

魯藝的三個女生而外，和她同行的還有兩個婦女同志，全是四川人，一個他叫她做耗子，矮矮的，戴着一頂肉桂色烏打帽。因為丈夫住在楊家結台，中途便下車子。另一個卻要一直同我們去嵐縣工作。賀龍將軍戲呼她做乾女兒，年齡有二十歲左右。

她是四川巴州人，十五六歲時便隨着四方面軍經歷過雪山和草地了。她新近纔從延安的衛生學校卒業。小個子，眼睛大膽得很，恰合她那矯捷的舉止相稱。她回嵐縣的另一個目的是同師部的衛生處長結婚。一個漂亮年青的長征幹部。米脂出發的時候我們走在最前面，沒有見着她的乾父。但當我們正在一條傍河的山道上前進的時候，忽然一陣馬蹄的繁響從背後掩過來了。

最先奔過我們的是賀龍將軍的大青馬。他急馳着牠，一面轉過臉來嚷道：

“趕緊跟上來保護老子呀！——有一把小刀子就成了！”

他把帽子戴得略高一點，衣裾飄揚着，而他騎在馬上的寬大結實的身軀就像定在泥土上的岩石一樣。他的臉色比平日更紅潤，臉上的輪廓也比平日更顯現了。在這種情況下我似乎更加認識了他在性格上的濶大不羈。他嚷叫着，帶着一種氣情溢洋的坦坦白白的嘻笑。他的身影逐漸在北方的塵霧中隱沒了。……

可是我們的女英雄並沒有緊跟上去。我們都是騎老實馬的，加之，這一天要趕一百五十里路，所以當我到達呂家坪的時候，天已經黑盡了。一個守望的老鄉引我們到門口燃着一支洋燭的院子裏去。那裏簷邊擺着一張破舊的方桌，賀龍將軍立刻招呼我們過去，讓我們大吃他的陝北紅棗和得自敵人的咖啡。他的態度是顯得那麼悠閒。

其時他正在和一批先到的同志談着他的另一匹大青馬，當我們休息定了，他又繼續道：

“不但跑得好，”他向我們投着嚴肅的視線，“牠還很有德義呢！比如你前面有人這樣躺起，牠就停下不走了。翻大雪山的時候靠牠救了多少命啊！至少有五六十條。每一次總是好幾個人，尾巴上頸項上都拖得有，我自己還要一手提一

個，就這樣往返了好幾回。要不然死的人會更多些。你們想，山又高又大，又冷，空氣很稀薄，身體壞一點的，還沒喘過氣就倒下去死了。”

片刻不大自然的沉默之後有誰問起他這匹忠實的牲口的蹤跡。

“後來給猴子偷走了。”

他率然地回答着，而一發覺大家驚奇的眼光，他又立刻加以解釋：

“這在西康是常有的事呢。天天看見蠻子騎馬，軍隊騎馬，牠也懂得騎馬了呀。”

兵站部豐富的餐食端出來了。用飯過後，雖然飽食和長途的疲勞使我們渴想睡眠，渴想休息。但整好被褥，我們又陸續走進他的臥室裏去了。那裏有五六位同志在着，在喝着茶。巴州同志的位置和他最近，她捧着茶杯全身靠在一張壁櫃上面。而他自己則佔據着方桌的一面，手拐撐在桌面上，整潔的手指間夾着一支葉子煙捲。

“老實講，”他正在望那位女同志談着話，帶着父親般的掛慮，“你們這種辦法我不贊成。假使每一個幹部都要結婚，都要養孩子，單是生活就麻煩透了，還談得上什麼工作？”

許是忽然警覺出在生人面前批評到個人的私事是不合適的，他停住不講了。他那明澈的眼睛裏略略浮上一層憂

鬱。但吸了幾口煙，向魯藝的幾個男女同學投過親切的一瞥之後，便又就一般的戀愛問題發起議論來了。

他從容地講說着，彷彿一個和善的宣教者一樣。雖然他所用的是活的經驗和活的語言而不是死的教條。他極力反對一杯水主義，說那樣對工作和個人都是極有害的。他對於自己同他那位遠在蘇聯學習的夫人的相愛認為極正常。並且堅決主張政治目標相同應該是男女結合的大前題，其次是互相自愛；“不要撒爛污！”他十分肯定地說。

他的話語看來已經完了，但又忽然嘲弄似地這樣加上一句：

“自然啊，”他靜靜地微笑着，“背後做一兩回錯事我們也可以裝着不知道。”

三

留宿尅虎塞的一夜，賀龍將軍給了我們最大的愉快。

我們上午十點鐘渡過黃河，繼續前進原是他預先決定了的，但我們卻不能不在那為八路軍所扼守的古老河流的岸邊停留下來。使他改變計劃的是楊愛源將軍，他正在那裏檢閱他的山西部隊。

在白晝的大半天當中，賀龍將軍僅僅讓我們鑒賞了他從敵人手裏得來的日本馬匹，一個特務員，一個跛腿馬兵和

一個小鬼的大膽的馳騁，其餘的時間便全花費在他和友軍將領的會談上面。他回兵站時天已經黑了。我們都陸續走進他的房間裏去。一有機會，我們總高興設法傾聽他那有聲有色的談吐，這在短短的行軍中已經成了大家的習慣了。

他是很會刻劃人物的。當在延安的時候，一次他的幾個朋友偶爾談到一個新進的工作同志，覺得頭痛。但其中有人並未見過這位似乎有點假裝正經的智識份子，因而略顯吃驚地問道：

“這是怎麼一個人，我爲什麼沒有見過呢？”

“怎麼一個人嗎，”長久沉默着的賀龍將軍忽然開口了，“聽我告訴你吧。就這樣：瘦瘦的，頭髮很長，隨時夾窩裏挾着一本書；今天這本，明天那本，也沒有看他翻過。……”

但這天夜裏他給我們展覽的卻是中國社會上的另一種產品。渾名周鐵鞭，湖南人，年青時候隨着一個同鄉的京官去北平當跟丁，不久卻又輪番幹起茶博士和算命先生的營生來。民國反正他糊糊塗塗地到了陝西，而且又糊糊塗塗地在那時的混亂局面下做了軍門。但終竟露出破綻，於是包袱一卷，逃回老家去了。雖然故鄉待他並不算壞，牠前後擎司令和副官的位置歡迎了他，他卻依舊戀戀不忘他那三天短促的軍門生活。那時常掛在他的嘴上和夢想裏的就是這件事。

醫卜星相這些精神法寶他都懂。他時常騎了馬去鄉間“捉龍，”而在司令時代，他自信是捉住了。於是他吩咐他的愛妾立刻死掉好葬下去，這因為他愛她，恰恰又只有她養着一個能够承受一份龍脈的好處的男孩。然而她纔不受抬舉，也不往子孫的幸福上着想，她哭鬧着哀求着，最後把他的部屬慫恿出來威脅了。他們於是向他宣言，他要是再這樣發瘋下去，他們就要離開他，或者讓他自己滾蛋。

總之這是值得考慮的，而那最爲適合的辦法便是讓她活着而去那龍脈所在地的廟子裏出家。……

“你們笑！”忽然自己先停止了笑，賀龍將軍又望我們繼續說下去了，“他硬把她送去當了尼姑纔完事的呢。這個人就有這樣怪，他的樣子也就特別得很。人很高，又黑又瘦，肩頭這樣寬，眼睛鼓鼓的，一個頭小得像湯圓一樣。他常常向我們誇口說，我這根鐵鞭呀，不但能够驅瘟避邪，而且能够過河！”

我們忍不住大笑了，但他自己卻不笑，而當我們剛剛喘過氣來的時候，他又誘惑似的說了：

“要是高興聽，我一生遇過的怪人多得很呢。”

但他並不立刻接受邀請，主張我先講一個。我講了一個老名士的故事。酒精和女人是得不到這位名士的重視的，他一生喜好的是大煙，少有離開床舖的日子。一次，他的學生

之一的一位師長的老太做大生，半月前他就決心親自出馬參加。但他每天都照例躺在床上打鼾，而一到傍晚醒來總又責罵一通僕人，說他們早上就該叫醒他動身的；雖則他們只差壞破他們的喉嚨。壽期一天的情形也一樣，於是僕人就用被蓋包扎好他抬往幾十里外的喜家去了。

當他們重新把他安置在床上的時候，他纔呵欠着張開眼來，而且對着面前的學生略感吃驚了，道：

“唉，我纔說過兩天到府上給老太太拜壽呢。”

“這是你們四川內江的趙班若呀！”我的敘述一完，賀龍將軍立刻微笑着插嘴了，“這個人我又清楚啲。是湯子模的老師，我兩個還見過面。學問很好，生活一蹋糊塗。茶壺夜壺呀，什麼東西都往床上攔。他的趣事多得很。有一回把夜壺湊在嘴上骨碌碌喝了幾口還不曉得，第二天望着用人說，你們泡茶要少放點茶葉呀，簡直夾得不能進口！”

他學着老名士的腔調竟連自己也忍不住大笑了。

“這個不算，”停停他又繼續道：“我再給你們講個人才更有意思。老沙恐怕都知道吧，就是傅英呀。前清的翰林，一個老官僚，滿腦子的封建思想。也算得是我們湖南的怪物之一呢。”

賀龍將軍和這個怪物接觸的時候，老頭子已經七十上下了，但他的雄心並不因為他的年齡衰歇下來，相反的他還

企圖在民國初年那種混亂局面下成立一支軍隊。他同賀龍將軍的結識就是爲了這件事的。他們初次見面的情形他描摹得很精細，不用說這是想要給站在他面前的多數青年增加一點識見的原故。

他摹仿一個老官僚接待客人的動作，一面拖長聲音，一字一字的說道：

“雲卿兄，請坐……”

有誰笑得彎着腰嗆咳了，但他自己卻顯出那種道地的幽默家的正經神氣，指明道：

“笑？這是他專門在禮部裏多年學來的呢。”

但接着他又說明，當時便是他也費了好大的力量纔忍住笑的。他準備傾聽老頭兒有趣的談吐，其時翰林的助手，一個放蕩的年青軍官，彷彿故意要同他那古典派頭作對似的，他正在同一客廳的角落裏歪坐着，腿子架在茶几上面，拉着胡琴。所以還沒開頭，主人就又首先苦着臉關照他的僚屬道：

“你等一下拉好麼？我要說正經話呀。”

“我拉我的你講你的嗎！”

一種悶聲悶氣的聲音。……

這一切自然是全可笑的，然而說他所選擇的語言及那諷刺的口氣，人們卻不知不覺會嗅到一種官僚社會的腐爛

氣息。在講述傅英一些生活上的細節時也是這樣。而在最後，他更爲我們談到老翰林第一次檢閱部隊的神情。當爬上檢閱台的時候，因爲兵士們的一齊應聲立正，他大大地吃驚了，停歇了好一會，他纔鬆了口氣，開始訓話道：

“呀呀……我侍候了二十多年皇帝，從沒有像今天……”

“以下的話更糊塗！”在一陣暴起的哄笑中，賀龍將軍帶着卑視一切的微笑結束了，“我兩個還沒攪上三個月就分家了。你們看這個人有趣呢。我見了趣人總要給他畫個像，來他幾筆。”

四

是到嵐縣的頭一天下午，當我們三四個人正在楊坡村村口的幾塊木料上坐下，賀龍將軍終於騎着馬趕到了。

早上從臨縣動身的時候他沒有和我們一道走，那裏的公團挽留下他們要給全城的羣衆講話，我們已經到了三四個鐘頭了。這時雖然已經挨近黃昏，天色卻依舊十分明朗，遠處的連綿的山嶺塗着一層微亮的紫色。赤裸裸的大地上挺立着擎天的楊樹。他在平整的大道上馳騁着，一進村街便立刻從馬上跳下來了。

他把佩帶交給他的特務員，於是由於燥烈的寒凍，他跺腳搓手地嚷道：

“哎呀……這不冷死人嗎！”

彷彿一個頑皮的孩子一樣，他又跳跳蹦蹦地向着一個頭戴毡帽的老百姓面前跑去，一面胡亂地揮舞着手臂。

“老鄉！有什麼吃的東西賣麼？”

他笑問着，但已經碰進那半開着的小店裏去了。

“啊……喲！還賣得有掛麵呀！”

一片宏亮的歡呼從那破舊的店裏傳了出來。而隨即，他又彷彿陽光一樣的出現在村街上面。他笑着，嚷着，吩咐特務員趕緊煮麵吃。最後他要我們一同隨他到宿營處去。這時他的態度已經比較平靜，但當經過那家牆角有着一株老槐樹的大門邊時，他又吃驚似地停立下來了。

他歡呼了一聲，罵出一句粗話，嚷叫着：

“喝，馬夫！那裏攪來的皮大衣呀？”

馬夫是一個長長的瘦削的漢子。他站在院子當中，穿着新式的黑面羊皮大氅。地上錯亂地堆着五六個駝子。賀龍將軍巧妙地邁過那些障礙物，一直奔了過去。在高高興興地拍了一下對方的肩頭之後，他便翻看着他的新羊皮大氅，審察着牠的質料。而在最後，他稍稍離開一步，端詳着，認真地批評了：

“不錯，準可穿七八年！”

他又匯合起我們重新前進了。我們正在走上一個小小

的土坡，他回轉頭望了我們一眼，一面平靜，然而帶着感情地告訴我們道：

“這個馬夫跟我最久，一二十年了。人很老實。他的全家人都是爲革命犧牲掉的，現在就只賸他和一個兄弟了。”

我們的宿營地是一座頗大的地主的宅第。相當富麗，有着色彩的簷牙窰頂上的女牆擎持得很高。略微休息了一下，他便獨自跑上窰頂眺望去了。下來沒有在房間裏停上五分鐘他又忽然出現在魯藝的同學們裏面。那時大家正聚集在院子裏閒談，有的坐在階沿上，有的靠在石碾上面。他提議要大家唱歌，但在未唱之前，他們卻逼着要他先唱一個。他微低着頭，害臊似地微笑，十分免強地哼了兩句山歌：

“小妹好比山上樹。”

“情哥好比樹上籐……”

然而正當同學們進行齊唱的時候，他的注意好像已經並不停留在歌唱上面了。其實他的要大家唱歌就並不很熱心。他彷彿有着什麼心事似的。於是我向他提起他的大姐賀英同志，他第一次向我提到這個偉大女性的時候是在延安。她是他初次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唯一同謀者，而在以後，每次失敗後她都無限制的幫助他重新振作起來，她是在一九二四年的湘西游擊戰爭當中犧牲掉的。

“她並不懂得理論，”握着煙斗，他背靠在延安一所平房

的柱子上給我們說。“但她的見解是很強的。膽大，天分比我們好多了。她說隊伍要‘武，’就是要打仗，‘不武’就要埋台！”他得意地微笑了。

但使我們發問的是因為他在抗大女生隊成立時的一場講演。在這場講演中他曾經談到她，後來聽講者之一的顧把她自己的感奮，和當時的情形全告訴我了；所以我就從這點說起，打算引誘起他談話的興致。我說：

“聽說毛主席那天也很興奮呢，老是在下面叫好呀，妙呀。”

“老毛那天吃醉了，”他含糊地回答說，但接着卻又認真地說了下去：“她確實很能幹，不管你多少隊伍她都能夠統制。知道駕馭人，知道抓住人才，有許多野蠻的土匪都怕她；那些人都像大山裏趕下來的猴子樣，調皮得很。我第一次成立紅軍的隊伍，就是她分給我的。”

他順下眼睛，陷入深思了，一面靜靜地吸着煙斗。

“你就拏給養問題這些小事情來說吧，”一分鐘後他纔又不大自然地繼續道：“那裏像這樣，半天還弄不到吃的！總是自己騎匹騾子趕在前面，隊伍一到什麼飯呀，水呀通弄齊了。”

一個採辦給養的同志恰從左面的階沿上走過，於是好像要抓住一個停止談話的機會似的，他略含怒惱地問道：

“你們在攪些什麼呀，還沒弄好嗎？”

“他們正在做呢。”

“今天真把人餓够了。”

他望了我強笑着說，於是漠然地離開石碾，漠然地走回自己的房間裏去。

五

到達嵐縣三四天後他第一次來看我和其芳的新居。是夜裏，特務員也沒帶，一個人靜悄悄地就進來了。他對我們談了一番晉西北的戰況，當時寧武正從友軍手裏失掉不久，敵人新的進攻已經開始。佔據着方桌的一面，他平靜地講說着，似乎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是經過慎重的考慮的。而且同時還在留神着對方的反應。這已經不是日常生活上的賀龍將軍的風度了。

他說他三日前去拜會過一位官長，而我們的談話就是從這一次的拜訪開場的。

“看樣子這幾天他相當苦悶，”他依舊含着煙斗，“一見了就拉着手望我說：你回來得正好，太走久了。”

於是他談起他們商討對付敵人進攻的情形。他是不贊成打硬仗的，因為敵人已經利用各個據點構成火槽火網，在那裏等待着我們的犧牲和死亡了。但他並未直接提出自己

的意見，却從側面，很詳細地敘述了不同的見解。如他所說，這是爲了使得對方容易採納，和使對方不致感到不快的原故。他用食指在桌面上畫出山脈和河流，以及晉西北各縣的部位。他特別看重寧武，以爲那是目前戰爭的關鍵；可惜是友軍的兩次反攻全失敗了。

爲要引起我們的特別注意，他又重新着力地用手指點着寧武的部位，說明道：

“你們看，這樣就成了一個扇面的形式，”他屈着手臂向懷內一擁，“敵人隨便從那一處都可以進攻我們；從這裏，從這裏，都成。這是第三次了，前兩次也是我們幫着拏回來的，一落到他們手裏就出事了。”

他凝想了一分鐘。而在最後，彷彿要趕掉一種不快的想頭似的，他搖了搖頭，望着我們微笑了。

“走的時候他說要來找我，”他似乎吃力地說，“要是再吃一個虧他是會來的；人都是這樣，一有爛事總是來找你，事情一過便認不得你了。有的還覺得你討厭得很呢。”

響了一下嘴唇，他輕微地嘆息了；半眯着眼睛無目的地望入空間。

“有什麼辦法呢，”他終於發出苦笑安慰起自己來，無論什麼人，總該想法子把他引上路呀。就這樣：前頭放一個烏龜，叫他慢慢跟着走！”

於是他堅定地微笑着，彷彿忽然從長久的焦灼中得到了一個毫無疑義的決心似的，他玩弄起火柴匣子來，反復地審視着他，隨又掣來擱在桌子上面，找着適當的地位，恰像他打算要把牠改造得更爲合適一些，美觀一些一般。但他終於毫不顧惜地拋開牠，凝神地望着我們，用一種略帶感情的調子重新開頭了。

“你們說這樣的事情在別人會怎樣呢？”他苦惱地反問着我們。“在陽曲，我們一個新兵連隊遭到襲擊，打崩了，連長打死了，大家舉出一個號目來收容，收容了七八十個人。但那裏縣長估着把我們改編了，號目也打死了，還把屍首拋在河裏！”

他被迫似的忽然切斷話頭，閉着嘴唇，屏息着，而他眼角上飽經憂患的皺紋也就更增多了。

“你們說該怎麼做？”他的聲調出人意外地柔和起來；“我們僅僅拍了一個電報，去查問我們自己的人是不是有不對的地方，號目是不是同他們裏面的人有私仇：就這樣！至於隊伍呢，只要士兵願意，就由他們改編去好了。”

他的臉上現出極端忍受的表情。想了一會，他纔又以一種心安理得的口氣批評自己道：

“要不冷靜一點這不會立刻攪糟嗎？——娘的！……”

他凝視着我們，嘆息着，慢慢地站起來了。但他並未立

刻離開我們，他還問了我們一些生活上的瑣事；缺什麼不缺，起居方便不方便。他又說到我們用的小鬼，說是若果太笨了，就向副官處另換一個，並且主張應該同我們一個院子住。遇到空襲去防空壕的路線他也告訴我們。他的周密的關心使人感到親屬一般的溫暖。最後，因為發現坑上還睡着一個老百姓，他未免略略吃驚了。

“這怎麼成？你們是要寫文章的，明天請他移動一下吧。”

我們向他說明這是一個七十多歲的木匠，對我們毫無妨礙。並且還是一個聾子。而在聽到聾子這兩個字的時候，他這晚上第一次爽朗地微笑了。

“那就好”，他俏皮地說，“再什麼秘密的話你們也可以讓他聽了。”

我們送他到大門口，街上闐無人跡。

六

一天早上，他叫人約我們去司令部吃早飯。同桌的只有甘泗淇主任的夫人李真同志，一個農村婦女出身的幹部，現在教導團政治部負責任。樸實精練，沒有絲毫城市婦女的氣息。在吃飯當中，賀龍將軍彷彿家人一樣地同她談着一些日常生活的瑣事；但他忽然略帶狡猾地笑了。

他靜靜地注視了她一會，然後輕聲地問道：

“怎麼樣？聽說老甘在女學校上課你很不放心呀。還暗地裏派人偵查。”

“瞎說！我根本就沒工夫管他這一套。”

“你騙人。”

他懷疑地搖搖頭，隨又正經地這樣問了：

“我的老婆對我怎樣？”

“她說你背過她會胡鬧的。”

“那是她的誤會。”

他斷然地說，而在望住飯碗凝想了一會之後，他又帶着一種感覺負咎着微笑，輕聲地加上一句：

“在當軍閥的時期我確實有點靠不住，加入共產黨以後我就變規矩了。”

從此他便一直保守着一種寧靜沉默的態度，沒有再說什麼。

飯後他要我們同他一道去城外看炮兵試炮。是最近在五台附近的洗天河繳獲敵人的。在這一次大的勝利當中，除却三門山炮和迫擊炮而外，還繳獲到好幾百馬匹和槍枝，結束了法西斯掌握下七八百名日本兄弟的無辜的生命。然而出城不久，我們纔得到改期的通知，只好臨時去參觀工兵的造橋了。

同行的有甘泗淇先生和他的參謀長周世梯先生。甘同我一直閒談着晉西北初期工作的困難。賀龍將軍則在溝道般的大道上游玩般地走着，一時又很敏捷地跳在高坎上的小路上走。因為碰到牲口便總帶來一陣煙霧似的塵土。我們照樣地跟着他做，當我們正在一處土塋上進行的時候，領頭的他忽然把脚步放緩了。前面來了大約有一排人的騎馬的隊伍。

他同甘互相推測起來，認定那是來趕幹部會議的代表，並且從裝束和神情指點出誰是誰來。而他們全猜中了。過了約一刻鐘，在和來客進行了簡略但却像兄弟一般親切的寒暄之後，他一逕走向一個稍稍落後的騎者面前去。

“這也是個獨隻眼呀，”他凝視着那匹小種的紅馬，“我先前有一匹跑得很好。”

“是病害瞎了的，”騎者回答說。

“生下來是這樣就好了；你騎起跑幾步看。”

騎者照着他的請託馳騁起來，但還沒跑上五十碼遠近，他便失望地搖搖頭，不加注意了。

我們從新望着造橋的地方走去。橋是造在嵐河上的，一共有五個橋孔，是一座兩丈多長的板橋，河面幾乎全冰着了。我們各自照着自己不同的目的鑒賞着，一會又下到河面上去。他並不參加周和工兵負責同志的詳細問答，只一意上

上下下地視查；直到周的談話停止好一會了，他纔望着我們，以一種誇耀口氣笑道：

“你不要看，同志！我們這隊工兵在長征當中起過滿大的作用呢。”

他隨又把眼光集中，向那位大脚大手，又粗又矮的連長身上去。

“你說，搭渭河那樣寬的橋要多少時候？”

“我沒有到過渭河。”

皺皺眉頭，他耐心地尋思了；一會，遂又柔聲地問道：

“你是什麼地方的人？”

“湖南大庸。”

“對了，”他高興了，“就說大庸張家溝對面那樣寬的橋，你說要多少時候？”

他得到滿意的答復了。

在歸途中，我們碰見兩個牧者，一個半大的孩子和一個只賸齒齦的老人，嘴唇下巴全是光禿禿的，沒有一根鬍鬚。各人手裏擎着一根長棍，一端上着一只小鐵鏟兒。他問明了那叫揚鏟，是揚起塵土趕羊的，於是自己有趣地摹仿着做了幾下；惹得老頭兒張開嘴大笑了。

在交還揚鏟的時候，他問那孩子道：

“遇見狼你們怎樣做呢？”

“不敢打……”

這時我從那橫着短髭的唇邊發覺出一種卑視和同情混和着的微笑。但也立刻就過去了。並且隨即詳細地詢問到他們的家庭狀況，工資，待遇等等。離開那一對全不相稱的伙計不久，他又叫住了從對面撞來的兩個青年戰士問話。一高一矮，高的提着一大塊豬肉。兩個人比起來，高的一個是顯得太魁梧了。

也許就是這點對照引起了賀龍將軍的興致，在問明了他們的番號姓名以後，他默默地把他們拖在一起，背靠背地比起高矮來；而末了，他推拍了一下那高個子人的肩頭，激賞道：

“不錯！這樣大的塊頭，只要一桿步槍，兩個手榴彈就行了！”

七

他的屋子和他的身份比起來是再簡單不過的，似乎還沒有我們住的漂亮。陳設也簡單，只有一個火爐，一張方桌，幾條獨凳，書籍和茶具之類常人必備的用具。若是一定找出點不同處來，那就是他那僧舍一般的整潔，以及貼滿牆壁的二十萬分之一的華北地圖了。

我們站在一幅山西地圖面前找着我們的行程。我們是

應了他的約來閒談的。我正在尋覓着兔坂一類怪地名的時候，他進來了。他客氣地問着我們的日常生活狀況，一面讓我們到方桌邊去。吸燃煙斗，他面對了窗子坐着，我們的閒談也就真個開始起來。照例，由於他的博識，他那半生來奇瑰的經歷，談起來人是難於插嘴的。

我們由湘鄂邊境的戰事談到長沙大火，談到他的故鄉桑植。他給我們做着考證：

“桑植就是從前的夜郎國，——所謂夜郎自大呀。”

他半眯着眼睛意味深長地笑了。

“人民強悍得很，”他接着說，態度變得認真起來，“從前老喜歡械鬪；打死一個把不算一回事。一兩句話不對就殺人。馬江口一家姓顧的，為一點小事，叔父把侄子殺了，侄子兩個兒子乘趕場在路上攔住他們的叔公公，又把他殺了。連手連足都砍了，頭也砍了。——都纔這樣高的人呢！”

他比着高矮，在一種苦惱的興奮裏沉默下來。

“同志！”他隨又嘆息道，“這就是野蠻呀！”

我們請他告訴械鬪最普遍的原因有着怎樣的種類。

“你算呀，”他伸出手臂扳起指頭來，“為世仇，為正月裏賽燈，為水，為界址，都經常是引起械鬪的導火線！一鬧大了總是成千成萬的人參加。常是打得頭破血流的，就是把皇帝老子搬起來都擋不住！”

“可以舉幾個實例麼？”

其芳追問着，但他似乎沒有聽見。因為他的臉上依舊興奮而又苦惱，眼光聚攏着，緊閉着嘴，好像他又重新看見了那種大膽粗豪的風習，或者如他所說的野蠻的生活場面了。

“不過野蠻是野蠻。”

他忽然滿意的注視着我們，聲調柔和的說了下去：

“也有他們的長處呢：樸實，好勝，有骨氣！不講交情硬不講交情，一信任了你就死心蹋地的不變；不管是拏官，拏錢都買不到他。並且很勇敢，——單跟我就犧牲了不少的人。”

他驕傲地，然而略帶憂鬱地笑了。

他從褲裏摸出煙包來，裝上煙斗，吸燃過後又重新裝進原處去，這一切都照例做得很從容，有條不紊的。而且照例在裝煙之後，十分巧妙地把煙斗送進卷起的手指間幾轉去掉那些塵埃一般的煙末。其間我問起桑植從前貧富之間的關係，他笑答道：

“那階級間的關係相當尖銳呢。就拿放利來說吧，有大加一，跟斗翻，我自己家裏就是被剝削的。小時候的事情我還記得，借錢付利不算，還要說好話。可是窮人也不弱，一到年成飢荒，總是一個吆喝就把地主的穀子分了。”

他接着告訴了我們一件民國八年農民暴動的故事。是在迷信的外衣下進行的。當時那座古老的山城正在鬧飢荒。

有一個平常的人，打鬼的巫師，兩夫婦因為抵抗駐軍拉夫，失手把一個拉夫的兵士打死了，於是乘勢奪下槍枝，成立神軍，號召起幾萬人參加。他們的口號是反對住軍，打土匪和保護窮人，一直鬧了一年纔解決；而這解決的主腦人就是賀龍將軍自己。那時候他恰被調到他的故鄉去追剿，但他却用賢明的軍紀和安撫把他們瓦解了。

但他對於自己的措置並不滿意，因為停了一會，他又搖搖頭自我批評道：

„可是這並不是辦法以後還鬧過一兩回，更利害！”

我問他民國以後，土地革命以前桑植的社會關係有過什麼變動沒有。

“那變動大呢，”他十分自信地回答了；“反正不久我們那裏就流行一句俗話：窮人翻身了。很多門去當兵的做了官回來，有錢人倒霉了；反轉向從前的窮人借錢。有家姓龔的大家，老頭子在的時候，一到冬天總是米呀，棉衣服呀，發給窮人。兒子不成器，花公子一樣，幾年就把家玩光了。後來連老傢伙做好事修的一座橋都要拆來賣，恰恰給我碰到，叫他不要拆，出了百多串錢把橋買了。我那個時候只有二十來歲……”

後來我們又談到桑植的山川形勢，一直到中飯的時候。

八

在師的幹部會議這一段時間當中，我們不曾有過比較長的見面，他來看我們的一次時間也很短促。

是一天早上，他照例獨自走來了。我們還沒有起床。他自動推開了那兩扇小門，我也立刻被驚醒了。和陽光一起，我同時發現了他那充滿着快活和精力的面孔。他微笑着，嘴裏噙着煙斗，兩手撐在門榜上面，想到自己還在睡懶覺，我催促着尚在打鼾的其芳，一面帶點慚愧坐起來了。

“怎麼樣，住得慣麼？”

我很質樸地表示了我的滿意，於是他又含笑道：

“那就好。不要起來，你們睡你們的吧！”

我剛跳下坑，他已經走掉了。

此外就只碰過幾次頭，在球場上，在晚會當中，在一次空襲後那充滿荒涼意味的街道上面。他在巡視着老百姓的損害情形。一個民衆劇團的代表來在嵐縣的時候，我存心要去看他。而且立意和代表們一道去。使我如此打算的原因是這樣：在呂家坪談到男女問題的時候，但宣稱他要揀代表當中某一個人，因為那個青年人和他一個部下的愛人結成眷屬了。

雖然我並沒有得到這個機會，可是事後一個當場的同

志告訴我說：

“已經是到了！”他忍不住笑將起來，“是明天上午。有很多人在場。他半正經半玩笑的，劈頭就給他一句：“唉，同志！我們在前方抗戰，你們在後方攪我們的老婆！，這個人真太痛快了！”

這件事過半月以後我們纔正式的去見他。頭天夜裏一個在政治部分配了工作的同志來看我們，說一兩天後司令部就要開拔了。目的地誰也不知道，只聽說要過鐵路，要行一個月以上的軍。這件事除了使我們第一次懂得了什麼叫做迅速和祕密而外，還使我胡思亂想了一個整夜。我想到了我個人的處境。最後，我們決定向他提議，讓其芳隨着部隊走，而我自己單獨停下來。我覺得我的決心不可動搖。

在他屋子裏的人相當多。大部都是帶了商量和求來的。有的他耐心地向他們解釋或指示，有的只消一兩句巧妙的反問就解決了。他的行動多少顯得匆忙。一個戰地服務團的同志也在那裏。他們在同他談着通過封鎖線的事。這件事他們似乎不止第一次提起，而且還得到過滿意的答復，因為他正傾聽着，忽然受到損傷似地站起來了。

他含着微笑，但却顯然用了一種不大快活的調子嚷道：

“同志！你們怎麼不相信人呀！——我擔保你們安全通過好麼？”

一個被分派到鄧宋支隊去的技術工作幹部，向他提出的要求頂多。看他的神氣那些要求顯然是不合理的，他耐心的聽下去。直到對方的申訴停止了，他纔逼視着他，笑嘻嘻地反問道：

“你是在搬家麼？同志！搬家的辦法八路軍從來沒有過呢。”

那是個外貌善良的人，眉毛很短很濃，臉上有點麻斑，”隨又繼續說了幾句什麼話。

“你拿來有什麼用呢？”但他照舊反問着他；“你說呀！”

於是那位善良的同志果然想了想，大約覺得確實沒有什麼用，敬了個禮，準備走了。

“你們不要看他”一面還着禮，賀龍將軍忽然指着他望了我們說笑道，“他的老婆還是雲南的航空員呢。”

另一個接着提到馬匹的事，他立刻讓請求者滿意了。並且順便講了許多關於馬的知識，建昌馬小，善走，甘肅馬則很大，等等。他又說，他不久送了匹馬給毛澤東先生，還留一張照片。他戲稱那匹馬是他的有功之臣。

“有許多次危險都全靠牠，”他列舉着牠的事蹟；“一次是湘河，正碰着漲大水，河面有五六里寬。不是牠也許早就完了。毛主席原來的一匹和牠一個樣。一九二八年的，去年死了。死過後還親自去看過一次，叫人挖了一個坑埋起，他

兩個像滿有感情呢。”

我們的老鄉陳宏模先生忽然帶着掛慮問道：

“師長！聽說明天就要出發呀？”

“明天一早走。再這樣老吃山藥彈，筱麥，連人都吃蠢了。”

這時我也乘機向他提出我的要求；雖然在接觸到他那堅定愉快的風度以後，我的決心已經動搖起來了。我所根據的理由是這樣：我打算繼續收集晉西北的材料，因為中途擱置下去是可惜的。他微微吃驚着，從而大笑着截斷我道：

“同志！到了鐵路那面還少你的材料呀！比這裏豐富！就要繼續找晉西北的材料也不困難呀，部隊裏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告訴你，老甘，我，都成。我近來是沒有工夫，你都知道的，將來住定了我們一定可以有很多時間談話。至少一個禮拜談兩三次不成問題。講老實話吧，同志！說不定我們還要通到關外去呢。”

我再也說不出什麼來，我的決心已經總崩潰了。他似乎也看出了這點，所以在我們相視而笑了一會以後，他就關照我道：

“不要再提了吧，同志！馬都給你攪好了。

一個特務員正走進來，他順勢問他鈎勾在什麼地方，隨又取出來讓大家鑒賞。

“這是我特別托人從河南帶來的呢，”他平靜而愉快地說。“河南的釣勾頂好，你們看，釣勾並不大，可是一二十斤重的魚都可以釣起來。好生檢起吧！將來好在松花江釣魚吃呢。聽說松花江的魚多得很。有人講笑話，說多到船走過都會擠到岸上來……”

他嫌特務員包扎得太馬虎，自己又取來裹上一層厚紙，很仔細地。

九

冒着大雪，我們在黎明的街道上躑躅着，不知道應當跟隨那一部份隊伍走的好。

最後，由其芳看着馬匹，我跑去見賀龍將軍去了。院子裏相當雜亂，塞滿着駝子，馬匹，以及等候各種各樣指示的人們。他正站在階沿上下命令。他在大聲地說着話，不時又揮動一下手臂。他已經扎了皮帶，穿着馬褲，頭上是一頂淡黃色燈草絨的日本皮帽，神氣看來更魁梧了。寬闊的大臉紅紅的，因此他那一埂橫在上唇上的濃髭也就使他越加表現出一種堅定不移的氣概。

他的視線首先捉住了我，於是精神勃勃地問道：

“你們準備好了麼？何其芳同志呢？”

我把我們的實際情況告訴了他。

“那就好！趕快到東門外去集合吧！跟司令部走！”

他又用同樣宏亮愉快的聲音和一位穿皮短大衣的同志進行問答去了。

我們沒有在路上發現過他。當我們下午到達靜樂的時候，他已經坐在兵站部了。他不久纔從趙承綬先生的軍部宴會回來，正在爲房子的問題發着脾氣。我們也是因爲房子到兵站去的。根據一位不三不四的老百姓的談話，在那一座頗大的縣城裏幾乎每家都住得有軍隊，這裏幾個，那裏幾個，聽口氣，大家似乎只有站在街上擋風的分了。加之又是落雪的壞天氣。

兵站部長的小屋子裏擠滿了人。周士梯先生不斷地用廣東官話和動委會打電話，交涉着住處。大家都沉默着，顯出急需休息的不安靜的神氣。在這種心情下一個人很容易發脾氣的。一個類似馬兵的同志也走進來了。

他的出現引起了多數人的注意。他態度悠閒的走進火爐邊烤起手來；於是賀龍將軍耐着性子問道：

“你有什麼事情嗎？同志？”

除了烤烤手他有什麼事情呢？他如實地回答了他。

“沒有事情就請出去好麼？”顯見得快要爆發了，“同志！都堆在這裏做什麼呀。”

在那一個外貌有點尷尬的同志出去以後，他一連接到

兩三次報告。他們都向他訴說着同樣的困難。這一下使他真的發火了。他憤憤地罵着他們，態度很激越。一直到他們走了一會他纔逐漸平靜下來。他坐在一張靠牆的獨凳上，吸燃着煙斗，一面不耐煩地用左脚趕着那支老在他凳子底下擦癢的黑色小犬。煙吸燃了他都沒有做成功。他默默地站起來，從對面牆上取下一根掛着的馬鞭，於是那個倒霉的動物用着噉號來回答牠的愚蠢和過失了。

躺在坑上的甘泗淇先生坐了起來。他是特別高興說笑話的，他裝着正經批評他道：

“你這個人太殘忍了。”

“怎麼樣，你心痛嗎？”

同志間的打趣使得他怒氣全消了。他笑了。隨即宣言他自己明天要去打前站，擔負起交涉房屋的責任。他相信他是會做得很出色的，因為第一個有利條件就是沿途的動委會他都熟識。他正說着，一個副官處的又跑來報告了，說房子大部份已經勉強找好，只是一家宅第的主人死也不肯讓出幾間空房子來住扎師部。

這使得他又發作了，嚷叫道：

“你給他搬進去就是了呀！管你承認不承認！難道他還會把你趕出去麼？”

這自然是氣憤話，因為板着臉沉默了一會，他又用一樣

顯然含着極大忍耐的的口氣這樣說了：

“攬他媽的鬼啊，——站着做什麼？把舖打開大家擠着睡呀！”

“這個坑太小了，”特務員擔心道，“看還睡得上五個寢。”

“坑小就擠緊些，總不能攔兩個在外面露起呀？！”

他又吩咐他把自己的舖位挨近牆間，說是自己人多了睡覺他是不願意睡中間的。他含笑望了甘道：

“可是老甘無論如何也不要挨着我哇，他身上有蝨子。”

“造謠！我會有蝨子嗎？你看：清潔，整齊，嚴肅！”

他忍俊不禁地大笑了，一面進行着反駁：

“一定有！你不要騙我！”

十

我們在河北靈壽縣的七祖院邨停留了七天，大家都以為是住定了，後來才知道是在那裏準備通過平漢鐵路的繁難工作。

是剛到七祖院邨的夜晚。因為寂寞單調，我和其芳正在那家豆腐店的破坑上納悶，一陣不成腔調的歌聲把我們引到街上去。街上黑的，但我們終於找到了邨救亡室，那傳出歌聲來的地方。就攔了一兩刻鐘我們纔退出來。我們照舊

摸索着，一面說說笑笑的交換着我們對於那些鄉民們和兒童們的印象。我們的眼睛忽然全部失掉作用了。

一個電筒的亮光對我們直射過來。一會我們纔聽到一種帶點惋惜的宏亮聲音：

“你們來得正好！哎呀我今天找過你們兩次了。”

我們立刻認識出是賀龍將軍。在行軍當中，我們不時總看見他急馳着從列子側面奔過，或者挾着黑皮大氅，和同志們交談着，一面不知疲倦地跋着山道，但自從在晉冀邊境的沙湖灘見過一次面以後，我們便再也沒有發現過他的蹤跡。而他現在，又屹然立在我們的前面了。

他又把電筒朝着街的東頭照了照，帶着一點搗鬼意味繼續說：

“走吧。我們到鄒全那裏去，看這個傢伙在做什麼。”

鄒是一個蘇聯回來不久的青年幹部。大個子，聰明而且愉快。有點孩子氣。我們一到他就誇耀似的把當天從附近市鎮上買的東西全搬出來：白糖，茶葉，點心，以及別的一個月來沒有見到的物事。於是賀龍將軍也同樣孩子氣地笑了。

“好得很！”他激賞着：“趕緊一樣拏一點我們到司令部去扯亂談吧！”

我們在他那裏一共呆了兩三個鐘頭。所有一個多月行軍中因為疲勞和不習慣招來的煩悶，全部都消解了。

的確，圍着火爐，喝着好茶，一面在北方小邨落冬夜裏特有的靜穆當中傾聽着他那種生氣勃勃的談吐，可以說是一件人生中難得的愉快。他講述了許多晉察冀邊區的情形給我們聽，因為他恰恰是纔從邊區的中心地帶回來的。對於邊區之成爲抗日模範根據地的原因也分析得很詳細。

他認爲邊區的最大特色是軍權政權的真誠合作。他說：“比如我們拏初期的情形來看吧：軍隊在前面打，打下一個地方就讓政府自己恢復政權機關。在有些地方，比如唐縣，完縣，把偽政權摧毀了，政府的負責人還沒有到，軍隊就帮着建立，到了的時候就立刻交還他們。說是不准直接征糧，一個命令下來軍隊就首先實行。要成立銀行沒有基金，軍隊就自動把自己領的餉款拏出來：像這一類情形你在那裏去找？！”

他一氣說下去，而在堅定地凝視了我們一會以後他又嘆息着補足了：

“不是吹牛，同志！不是八路軍要做到這步程度也相當費把勁呢。”

我們問起他在敵人毫不放鬆的進攻下邊區發展的前途

“沒有問題！”他滿不在乎的回答道，“單同你講這一點好了：上次政府發行一筆公債，纔兩個月就消完了。還有多多的！爲什麼會這樣呢？下層群眾都發動起來了呀。比如，一個

鄉下人，他賣點糧食買兩塊錢的，一個老婆子做幾雙鞋子賣了她也買一點，這一下什麼人還好意思不買麼？後來所以連保定，天津，北平，敵人的老窩子裏都銷起去了。你們想像這種情形，日本人除了頭痛他有什麼鳥兒辦法呀？！”

他最後又爲我們介紹了好幾個在邊區站着重要地位的人物。宋劭文先生是犧盟會的領導者之一，很有民族精神。文化廳長劉定菴是一個幹練的國民黨黨員。但在邊區地帶內，後來是很少有國民黨的組織的，抗戰以後纔普遍成立，一面發展着黨員。現在已經有了一個相當的數目了。

在談到聶榮臻先生的時候他特別望着我們笑道：

“這個人還是你們四川江津人呢。就在游溪鎮的河對岸住家。勤工儉學生，又住過蘇聯的陸軍大學，人相當能夠。”

他最佩服的是邊區共產黨負責人之一的彭真：

“這個人了不得！”他認真地說，“對革命堅決得很。在華北的青年當中信仰滿高呢！”

他激賞地點點頭，於是上身傾折下去，兩手捧着煙斗吸起煙來。

“確實堅決！”他忽然又把腰身昂起來了，“北平天津幾個地方的監牢都坐過。在監牢裏領導過四次罷飯。第一次兩天，第二次七天第三次二十天！”

在說到二十天的時候他的聲調變來很激越，使人感覺

他的停嘴彷彿是因爲他的音調不能再高，而又沒法降低下來似的。十分顯然，同志間的英勇行動使他變成驕傲而狂熱的了。他帶着得意的微笑注視着我們。

我想起了彭真先生給我的印象。八路軍前方各將領在延安招待文化界人士的宴會上我是見過他的。北方人的大個子，溫靜聰明，臉上不斷地浮着微笑。雖然並不妨礙他的大方，但我總覺得他是有一點靦腆的。我也多少同賀龍將軍一時沒在沉一陣喜悅和激動裏了。

他含着得意的微笑注視着我們，隨又自語般地嘆息道：“同志！二十天呀。”

於是他凝想了一會，這纔靠在椅背上認真地抽起煙來。

十一

黃昏的時候，我們正在豆腐店那間到處封滿塵土的老屋裏計劃寫點東西，他走進來了。嘴裏啣着煙斗，手插在褲袋裏面：他望室內打量着，下着批評。但還沒有談上三句話，陳宏模先生也走來了。這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個子十分瘦小，他一進來望見大家就立刻發出一種興高彩烈的笑聲，甚至躁着腳來表示他的驚異和愉快了。

他的神氣看起來是頗爲激動似的。他笑嚷道：

“好得很！我正要找你們三個人談談！真遇緣極了！”

而賀龍將軍於是退往一張正對了門安置着的櫃子邊去，從容地靠在上面。他毫無驚異的顏色，平靜而又冷淡，彷彿他是一個觀察家，或者一個看透了人情世故的老人一樣。他的態度和聯絡參謀的顯出一種奇怪的對照。

“你說是什麼事情呀，”他簡短地問着對方。

“什麼事情？要找你們三個人合作起來供給我的材料呢！作戰方面的，群眾方面的，什麼都要一點，——不然將來回到後方去大家問起怎麼辦呢？！”

“那容易得很，”取去煙斗，他平靜的回答了：“這還不容易，我供給你好。要多少有多少。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沒有了。哎呀！現在算是一下有辦法了！”

“這還不容易。走！我們出走逛一轉看。”

於是他悠悠閒閒的把我們一直領到了養馬的地方。在邨外一家散居的老百姓屋前空地上釘着很多木樁，有的就利用樹木，上面套着相當數目的馬匹。其中有幾匹是王震先生新近纔送他的，但他似乎已經弄熟悉牠們的性格和毛病了。他一匹匹地下着批評：但從他那一直顯得冷淡的神情看來，他不過是在向着他自己表示意見而已。

在到了司令部以後他的態度也沒有改變。這時天已經黑了。他默默地親自望一個平常煨水用的小爐子裏加着木炭。並且幾次用腳移動着牠，端詳着，看牠是否已經蹲在一

個所有的人都可以取暖的適當地位。我們大家都落在一種不大自然的沉默裏面。最先打破沉默的是陳宏模先生。他要我詳細告訴他當天我們去附近鎮上訪問農會的情形。

我照着他的話做了。而當我揄揚着幾個農民幹部在文化上的進步的時候，賀龍將軍忽然插嘴道：

“這算什麼？我們一般幹部不都是農民出身的，從前一字不識，現在你去同他們談談就知道了。”

“是呀，”陳同意着他，“你單看那個警衛班長吧！怎麼這兩天不見了呢？”

“帶人到前面偵查去了。你看他土頭土腦的吧！他還滿有辦法呢。”

一直被他叫做張娃兒的特務員，一個登登毒毒的青年同志，這時走進來添好炭隨又退出去了。

“就像這些吧，”他望着那挺直結實的身影說，“一放出去都是有辦法的。時間還不要多久，只要混上三月五月，一攪兩攪他就會攪出一個滿大的隊伍來。”

陳又照樣同意了他，並且把抗大的同學同等地誇獎起來，而他立刻柔聲地否認他道：

“那些都還是蛋。出來工作一年兩年看還成麼。就像石頭樣磨來磨去，磨玉了就對了。”

他的調子是充滿着一種愛撫和期望混合的感情。在談

到許多幹部的時候他大都是這樣的，恰像在談着和自己同一血統的親屬一樣。對於楊家瑞先生，一個支隊長，行伍出身，曾經作過紅軍的團級指揮員，而自從八路軍進入山西便一直在太原附近打擊敵人，他似乎特別感到興會，當聯絡參謀提起他來的時候，這晚上第一次的他顯得有點興致了。

“那能打啊！”他半眯着眼睛拖長聲音叫了。“看樣子三天難說兩句話，熱也是那樣，冷也是那樣，——一塊麵團呢？”

他跟卽又興致勃勃地插畫了另外兩三個幹部的風貌給我們看。

“比如宋時輪吧，”他用同樣的調子繼續說，“那纔要命！他就從來一句話都不多說，石頭一樣。人又小又黑，比何其芳同志還矮，看了不成樣子。嗨可是東一攪，西一攪，他會攪出一個大隊伍，通到冀東去了！”

陳宏模先生稱譽這些人都是白手興家的能手，而他坦然地笑了，解釋道：

“這也正是八路軍的一點特長：隨便丟一個幹部出去都能夠工作，能夠獨當一面，什麼困難都能夠打開。失敗的很少很少。不過說句老實話，同志！就是這點特長也是共產黨拚血換出來的呢。”

於是在向我們投過嚴肅的一瞥之後他又從新望椅背上靠去：慢條斯理地吸燃煙斗，兩手擱在椅靠上面，顯得更冷

淡了。所不同的是在他的冷淡中添加了一點近乎傲岸的自信。在談到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時候他的表情是多少總帶點這種意味的，但也立刻就過去了。爲了沉默的不合適，陳又和我單獨講說起來。我們談的是靈壽優待抗屬的實際情形。

我先告訴了他一個大概，而正當我準備說出其次一個實例的時候，賀龍將軍的暗笑使我停下來了。他依舊攤在圈椅裏，但卻除去煙斗，一面回憶着什麼似的，思索着甚麼似的一面向我講了一個關於抗屬的故事：

“一個老太婆也是兒子被打死了，”他自語似的慢慢地說，“自己動不得。按照優待辦法，全邨人都該幫忙她，這個擔水，那個劈柴。她高興得很，以後逢人便說，從前我只有一个兒子，現在全邨人都是我的兒子了。”

我們都忍俊不禁地笑了，但他又站起來繼續道：這一下再也沒有人幫她的忙了；你們想誰願意做兒子呢？”

他懶懶地凝望着我們，使人覺得應該是讓他休息的時候了，我們於是告辭出去。

十二

一天晚上，因爲在座的人談到朱德先生，他問我和其芳有沒有見過面。

“他不像你們四川人，”他搖搖頭說，“他常對我們講，四

川、一個夔門就生拐了！一開口講演，他總是說：中國，世界！”

他帶着尊敬和愛撫笑了。

“是個帥才，——是個帥才。”

說完他便立刻進入一種滿足的沉默裏面，好一會沒有講話。在我們偶爾提到汪精衛的叛國消息的時候他也照舊不動聲色。直到我們的憤怒快要發洩完了，他纔忽然慢條斯理，像在審核着每一個字句似的，望了我們笑道：

“還是離開延安的時候，”他看了看手上的煙斗，揸了揸牠，“我去找毛主席，問他最近的政局會不會有什麼變動，他就很肯定地告訴我，汪精衛遲早在今年會離開國民黨的，現在已經證實，我也可以說了。”

他沉思似地笑着，眼光落在紅紅的木炭上面；但不久卻又仰起臉來，緊盯住我們了，嘆息道：

“你們不要說，老毛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天才要些人來比呢。”

於是他用一種略帶感情的調子敘述了一些關於毛澤東先生的事跡。他的反對陳獨秀和李立三路線，以他在遵義會議當中的主張。而這些都是首先由他提出，隨即得到共產黨全部幹部的支持，在結果上證實其為絕對正確的。他又形容了一回毛在一次事變初發時對付少數徬徨不安的人的態度

“他只是說不能打，”他向我們否定地搖着手掌，“絕對

不能打！無論如何不能打！”他忍住笑，壓低聲音神情顯得焦灼；他繞視着我們，彷彿我們就是當時的對手一樣，而最後，他是那癡酣暢地，啞聲地笑了。

他對若干歷史事件的經過知道得頂詳細。他很稱贊某一位青年將官認為他確是頂純潔的。頂坦白的，並且有幹勁，曾經作出過第一等的勇敢行爲。但在以前，賀龍將軍是看不起他的：“父仇不報一槍不放就丟了三省，又是他媽個大煙胡蘆，一天只曉得跳舞，攪女人！”

“九一八過後我們罵得他最厲害！”他大笑着繼續說，“幾乎每天都罵；過草地的時候也罵，——一直到甘肅！”

他笑得嗆咳起來了。

當他緩過氣來，我們又由某次事變轉到抗戰，轉到抗戰中的各種部隊，他推重中央軍，因為他們有着廣大的數量和現代化的裝置，而在抗戰中起着大的作用。其次，他認為廣西最有成績，部隊能打，出的兵也不少。他嘲笑了幾句一支初期參加作戰的地方軍隊，因為他聽說他們只有一個念頭：領新槍械；此外便再也沒有其他有出息的想頭了。

大約因為我們是四川人吧，他對川軍印象很好：

“一部份在山西和八路軍配合作過戰的就不錯。——其實湖南的部隊發生的作用也相當大呢！這一點我們應該說是××的功勞。我從前是很討厭他的，甚麼事都用他的同鄉

人！”

“××還主張過讀經呢，”其芳插嘴說：

“這也是我見不得他的地方，想把湖南的青年人全變成老頑固。還有一點我恨他的：他把我的祖坟挖了！你們不清楚，我兩個早前還是把兄弟呢……”

我們忍了住笑了；他也真像是在談着一個把兄弟似的笑起來，並又正色道：

“不過討厭歸討厭，建軍這一點我們是不能否認的。除了幾個師，你想，還有很大數量的保安隊。在湖南的時候通跟我們打過幾下；那他可又不行了呢，每一次都要道謝他的大批槍支！”

“說實在話，”好久不曾開口的陳這時接着說了，“我從前對華北是不大有信心的，現在倒滿樂觀了。大家都看見的，一過靜樂到處是八路軍！”

“也不能那樣說，幾條鐵路倒是給牠擺佈了的。……”

他輕聲說，感覺得有點害臊似的。也許就因為這點他忽然故意一般改變了話題，關心到兩個偉大女性的相當清苦的晚境，並且深深地嘆息了。

“聽說窮得很，”他感慨無量地說，一個是一位家屬每個月送點錢過活，一個就靠賣點字畫。前年還叫他兒子送過我兩幅，可惜全攪掉了。老實說這些人國家是該幫助的；他們

對於中國的供獻並不少呢。”

他接着又稱譽了一番他們在革命上的功績。我們離開他的時候已經是夜深了。到了街上我纔記起手套還在桌子上，我又退轉去取。在院壩裏，一個人忽然從黑暗中問我道：

“那個？”

是賀龍將軍的聲口。我說明了原因。而當我再轉出來的時候，他還停留在那裏；他嘆息道：

“唉，老沙！你莫說，我們剛纔講的幾個老太婆確實不錯呢！”

天空只有很少幾顆星子，一個冷凍而嚴肅的夜。

十三

離開七祖廟的前一個夜晚，當我們向他敘說着我們在部隊中的感觸和不安的時候，他笑着截斷我們道：

“同志！到了目的地就好了呀！那個時候還愁沒有你們的工作？多得很！四面八方都是材料，恐怕你們兩隻手也來不及寫！行軍當中是只好這樣呢：走路，吃飯，睡覺！你看我還不是和大家一樣？”

他笑問着我們；但他的話題顯然是不實在的，他並不清閒。我們惶惑地笑了。

“聽啦！停停他又商量似地繼續說，‘我們一到冀中就打

發人到天津去買照像機，你們學着照，那裏一打仗你們就去，選着那個有價值有意義的把牠照下來，以後每篇文章都附相片，——這樣頑固份子總不能造謠了吧！？”

最後他還加上一句粗話來表示他對於種種游而不擊的爛言的憤怒。在閒談中接觸到這類事情的時候他總照例不大痛快，好像受了委屈一樣；雖然他是相信着全國人民毫無成見的眼睛的。我們也向他提出自己的計劃。但當我們談到時間問題的時候，他立刻揮動着手臂阻止了。他大笑道：

“三月五月不要提吧！你們準備住上一年兩年再說回去的話好了。同志！將來反攻時期我們是在最前線呢！”

“因為學校裏的規定。”

“這沒關係！容易辦得很！我給魯藝打個電報去好了。”

“我們還辦了一個雜誌……”

“更不成問題！你看啦，等到到了目的地，我們把交通線弄好，你們寫好一篇我們就設法送出去還不是一樣？”

他詢問地望我們一瞥隨又加上道：

“你們最好是抄兩份，自己留一個底稿。”

“我們還有些私人問題，”我遲疑地說。

“什麼私人問題？”他緊接着反問了，“你說出來我一樣幫你們解決呀？”

但我沒有回答他。我在想像中看見了一次他在延安時

的神情：他握了煙斗，背靠在副官處的簷柱上，勾着腦袋，好一會不說話。他似乎很苦痛。一個人不是石頭，在談到全家族的犧牲時他是會感到難受的。然而他終於昂起他那飽經憂患的堅毅的顏面來了。他坦然地說：

“革命是要犧牲的，他們的血並沒有白流！”

對着這樣的人你怎麼好意思把女人孩子的事搬出來和他打麻煩呢？……

我一直沉默着，一句話也沒有講。大約他在另一個意義上看出了我的難為情了，他隨即解嘲似的，懶洋洋地繼續道：

“有老婆的呢，把老婆接來，沒有，在前線上找一個就是了。還有什麼問題？”

鄒告訴他我們的鞋子爛了。

“怎麼不早說呢？我一直就叫你們不要客氣呀。”

他跑到門口吩咐小鬼去叫副官處的同志。而在退轉來的時候，他又從上到下地打量着我們：

“在嵐縣叫人給你們縫的衣服呢？”

我們說明了原因，於是細着眼睛，他十分酣暢地笑了。

“哎呀，你們文學家也該穿得像個文學家的樣子呢，怎麼像個伙夫一樣！”

副官處的負責同志來了。在交托過我們的鞋襪，津貼等

等之後他又拉長臉指責他道：

“你們這些人呀！給你們說過的……”

他沒有說下去，彷彿正爲一種憂思所苦一樣。他隨即轉了話頭：

“好吧：去找司務長弄點東西來，——你自己也來吃。”

他最後幾個字在聲調上帶着一點揶揄人的意味。在日常無關大體的談話當中，在對待過於熟識的朋友的時候，他總是喜歡作弄人的。而且分明是一句極普通的話，一到他口裏便立刻變成新鮮有趣的了。但是過了好一會我們的談話又纔活潑起來，吃着油煎饅頭，我們一面談到幾個熟人，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風度。

最後鄒提到一個女同志，他玩笑地批評她道：

“她確實跟別人不同，有點驕傲。因爲擎起鏡子照照，覺得自己也實在長得漂亮一些。”

“是呀！”另一個青年同志應合道：“我就討厭她死了！話都不願多同她講——”

“那又要不得呢！”

賀龍將軍忽然變嚴肅了：

“你應該幫她進步纔對！一個人是免不掉有缺點的。”

他問起我魯藝同學們的生活情形。我大略告訴了他一點。而當我正開頭敘述一件小故事，小部同學因爲隨着一個

幹部去軍區參觀惹來的煩言的時候，他似乎早已知道得更清楚了。他嘆息着切斷了我：

“這都是領導不好！對新同志要特別仔細纔對：吃呀，住呀，你都要幫着他們計劃。……”

去的時候他又再三叮囑我們，叫我們不要向他隱藏自己的困難。

十四

我們不但勝利地通過了平漢線，並且到達冀中軍區附近的惠伯口了。然而我們正碰上一個相當嚴重的局面，雄縣、霸縣、安國和深澤，這些大清河滹沱河沿岸的重要城鎮，都相繼落在敵人手裏了。在通過敵人封鎖線不久我們又聽到了河間肅寧同日失守的消息。我們覺得擺在賀龍將軍和他的戰侶面前的將是一長串的艱苦困難的日子。

到惠伯口的下午他派人約我們到西泗頭去。他要我們去參加一二〇師和第三縱隊的幹部聯歡會的。他在三天前便已住在那裏了。他在人叢中站着，掛着六輪子，軍帽掀高一點，神氣恰像一個調皮搗蛋的老兵一樣。他把我們介紹給軍區的聯絡部長。那是一個道地的北方大漢，臉有點浮腫，抗戰前是當鄉村小學教師的。在介紹過姓名以後，他照例又用他那親切的玩笑口吻談下去了。

“那嗎，”他拍着對方的肩頭，“現在是該你做聯絡工作了：把他們的馬叫人牽去喂起好吧？”

“沒有問題！我馬上叫人。”

小學教師同意着，立刻東張西望起來，嚷叫着人名字；但他打斷他：

“你不要忙，還有事啊：有他們的飯吃嗎？”

“沒有問題！”

“那就好。以後你們沒有飯吃就問他好了。”

彷彿一個交際場中的熟手一樣，轉身他又把我們介紹給政治部孫主任，其次是整齊沉着的呂振操先生。又瘦又黑的長條子人，有點書生氣。當我們正和我們的新相識寒暄的時候，他已經走掉了。飯後在大會場中我們纔又再見到他。並且聽了他那熱烈而又堅決的講演。他使我錯覺到他是在台上舞蹈一樣。毫無疑意，大行軍的勝利完成是使他太高興了。

在觀劇的時候他一直微笑着，便是晚會快要終場，軍區的同志來向呂報告敵人已經迫近二十里左右的地區的時候，他也毫無改變，而且全不張理他們那些略帶焦急的短促的商討。等到散會了，他照舊笑着，向上掀了一下帽子，望我們關照道：

“你們先騎馬回去睡吧，我還有點事情。說這話時他的

眼角浮着一種意義不明的暗笑。當夜一點鐘，我們就隨着部隊向南轉移了。目的地是邊塞村，一個距離肅寧只有十五里地的荒涼的村落。我們在那裏安安靜靜地住過了兩天；而在第三天上，我們纔知道在前一晚的夜行軍中，他從馬上跌下來，跌傷了。但我們直到當天晚上纔見到他。因為白天我們總是碰見一批一批的工作人員在同他商量事情。和我們同去的有鄒全，以及另外一個年輕的祕書。

他斜靠在坑上，精神有點頹唐。一望見我們，他便慢慢地坐起來，搖搖頭回答我們的慰問道：

“好多了。沒見發冷了。前兩天一到夜裏就只想向火；這樣偎住火都不夠。那個味道呀……！”

他閉緊着嘴，眉頭聚攏着，顯出一種難於忍受的樣子；但他隨又靜靜地笑了起來：

“同志！三天沒有跨過這根門檻了呢！——你想，我這個人三天不出門？”

他問着我們，笑得更好更親切了。

他忽然注意到其芳在同一夜裏跌壞了的，纏了繃帶的手臂，關切地追問着我們；我們把經過的情形向他說了。於是他嘆息着，向我們講到一些騎馬的方法，以及他自己從馬上跌下來的經過並且促我們注意：

“畜牲也像人呢，牠救你，你也要救牠。有危險的時候你

千急不要亂動。等牠站穩腳了，你纔慢慢梭下來，人也不吃虧。不然的話，不說踩你幾腳，壓也會把你壓壞了。我的處境有點不同，所以我只有掀開牠，先救起自己再說了。”

說完時他的臉上浮上一點搗鬼的微笑，但又憤然地接下去了，高聲道：

“老實說我跌跤也要看年看月呢！同志，十來歲就騎起馬的呀！”

一個小鬼，大約不過十三四歲，第三次走到門邊來窺伺了。他柔聲地招呼住他：

“你進來呀，小鬼。”

小鬼走進來遞過一卷電報給他。

“這是幾天的嗎？”

“幾天的。”

“幾天的我就懶得看了。”

他依樣還給他，但卻叫他留下來在屋裏向一會火。那是一個多少有點羞怯的孩子，瘦瘦的，很靜穆；他默默地靠在坑沿上，挨近着賀龍將軍，他低着頭現出一付思索的神氣。他忽然仰起臉來，帶着真切的掛慮問道：

“好了點麼？”

“好多了。冷也不發了，下午還吃了這麼大一碗粥。”

賀龍將軍微笑着，柔聲地回答着他。而我們則一直被封

鎖在一種高貴莊嚴的沉默裏面，感動裏面，好一會沒有說話，連嗽都沒有人咳一聲，……

最後，鄒把我失落材料簿的事向他說了。在通平漢線的夜裏，一個同志嚷着要白紙頭，但誰也沒有。於是我把一冊寫了小半本的日記簿取出來讓他用，叮囑他到目的地後再歸還我，但我後來找不到牠的蹤跡了。

當鄒說完過後，他驚問道：

“真糟糕！是怎麼掉了的呢？”

我向他說明着經過於是他又苦笑着嘆息了。

“這也算討了一回乖！同志！那些武棒棒他管你材料不材料呀！”

十五

從邊塞村動身的時候，爲了減小夜行軍的煩苦，他約我們和他一道在部隊先頭走，這樣就不會受到行軍行列的限制，可以任意馳着馬提前趕到目的地休息。在我們這是極需要的，因爲自從進到冀中以後，我們便很少有大白天走路的機會了。

我們四點鐘左右出發，一共有十五六匹馬。他擁着一件黑羊皮外氈，皮帽子的耳罩挪下來，多少還帶一點病容。他讓他的馬自由地走動着，相當緩慢，但走過十多里路以後，

也許是那廣闊的大地以及同他那毫無掩飾的性格一樣的北方的落日興奮了他，他忽然在積雪的原野上急馳起來了。

他馳騁着，不時又大聲地，回轉頭同那些挨他最近的騎者交換着簡短的問題。他已經全然沒有一點病人的形跡了。他的臉色紅紅的，老是浮上一層無所牽掛的愉快。遇到前頭的嚮導對於路線感到困難的時候，他就急驅向他，把地圖奪過來，問着，審查着方向；而在最後，他總十分敏捷地指出一個隱約村落來，他隨便的，一面笑着嚷道：

“你就朝那裏給我走吧！只要有一點影子就不怕牠了！”

於是我們毫無疑慮地策着馬前進了。簡直就連疑慮這兩個字也沒有想到過。然而有一次我們卻走了錯路，我們直望着一條白晃晃的冰河走去，以為可以縮短一點路線。提醒我們的是一個老鄉，他站在村口大聲嚷叫道：

“你們過不了的！同志！從那裏繞轉來吧！”

賀龍將軍首先停勒住自己的花馬。

但他躊躇着要從大路轉去是相當遠的。最後，他這樣的決定了：

“走直線吧，就從這裏過去！”

我們大家下了馬，牽着馬匹，一直望着那個小而破敗的村莊走去。可是這不是一件簡單事，那託着我們和我們的牲口的恰是一片冰凍着的大水淹過的田野，冰很薄，泥土是濕

凜的，有着破裂的危險。我們都當心地走着，試探着，全部注意都集中在腳上。他在我們的前面不時發出一聲宏亮愉快的提示。

“離遠一點，擔心踩破啊！”他的聲調使人覺得他是在玩着游戲一樣。

大約一點鐘後我們纔又重新在乾地上走。過河以後，那個自願的嚮導又領我們走了幾里路，並且仔細地交帶過我們的前程然後纔和我們分手。這件事在賀龍將軍看來是十分重大的，他認為應該是我們堅持敵後抗戰的出色條件。

他奔馳着，不止一次地轉過身來嚷道：

“河北的老百姓太好了！……”

再過去幾個村子也有自動爲我們領路的。我們到達尹庄的時候已經九點鐘了。這並不是一個很遲的時間，我們，以及我們的兩個新火伴，正在喝着開水，賀龍將軍走進來了。他嚐了一點，批評道，“是苦水！”於是同我們談起甘肅的水來，以及那裏的人們對於水的珍惜。你可以隨便吃人家的饅，而一碗窖水有時却同生命的價值相等。

“其實他們做的饅並不難吃呢！”他着重地解釋道，“這樣寬，這樣長，就和外國人的麵包一樣！”

據他說，有的水喝了甚至是會死人的；有礮，爛腸子。而在他們新到時就曾經上過一個大當。他驚呼道：

“我的娘！纔一兩天就死了一百多匹牲口；那些馬都是經過長征的。人也弄病了一百個！……”

他做出一付苦臉，搖搖頭，深沉地嘆息了。

“那裏的冷也要話說，”停停他又繼續道：，那個味道啊，說起來都怕人。這一點冷算得什麼？我記得還有一句俗話：中國十八省，天下第一冷，要數雙眼井。而我們恰恰住的就是那倒霉地方。”

照例，憑着他那浩瀚的經驗和銳利的聯想，一開了頭，他的語言就立刻會像大江一樣地傾瀉而下的。從甘肅和甘肅的風習他又談到當時友軍的追擊，以及一團騎兵和他們的關係。因為這團騎兵在政治上的進步，同情着他們北上抗日的這個值得感動的目標，不但經常放棄自己所負的任務，有一次，甚至把整個軍事計劃都送給他們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的處境無疑是十分困難的，因為他苦惱地繼續道：

“那個時候真作難人！大家想打嗎，怕破壞團結；不打嗎，太氣人了！同志！從湖南起，我們就給他們寫起信，說我們是北上抗日的，一直沒有停過呢！可是就連回信都很少接到，——你看欺負人麼？”

他憤憤地望着我們一會，遂又嘆息着，靜靜地加上一句：

“同志！老實講，也要我們共產黨纔肯這樣的顧全大局呢。”

他沉默了。他把炕几上三個燒餅拿來擺着，疊着，像是在玩着積木一樣。但他一下子又推開牠們，向我們說到紅軍和東北軍首先建立起統一戰線的經過。這件事的成功是以東北軍的一個師長高福源作楔機的。高一次被俘了，於是和對其他的俘虜一樣，他們宣傳他，說服他，把偉大的民族仇恨擺在一個失掉了家鄉的人的面前；而三天以後，他終於自願以一個使者的資格，回轉西安去了。

“同他講話的是彭德懷，”賀龍將軍下着注釋，“第一次談話就把他說哭了。他們一共纔說三次話。”

因為張兆麟先生也是東北的，他又問他知不知道這位有着歷史價值的人物。

“這個人真可以說是統一戰線的功臣呢！”他熱情地贊嘆着。“雖然沒有他中國也會抗戰的，但要遲得多！可惜後來犧牲了。……這個人真了不得，是個英雄！將來你們東北人不給他立銅像我們都要立！”

他傲岸的微笑輕輕擊了一下炕几。

十六

因為陳，宣傳廳的張夢麟和文藝工作團的雷加要回後

方，他約我們去一道吃中飯。

我們到的時候看見大家都在向火，保持着一種略帶拘謹的沉默，而他自己則像岩石一樣屹立在屋子中央。挨着他站着的是周世梯參謀長。他在默默地閱覽文件，一支手擎着，一支手插在褲袋裏。最後，彷彿要將自己顯得更高似的，他顛一顛腳，於是抿了一下嘴唇，以一種幹練而且沉着的眼勢對着周凝視着了。他沉吟道：

“這個不太簡單太空洞了嗎？這裏只寫了五點，說明了一般的任務還缺少中心工作呀？”

他又注意地翻閱了一會。

“你想，”他沉着地繼續道，“現在還是個水濕屋子，主要的要形成一個戰鬥的中心任務纔對呢。擎着吧，等一下我找老甘來再商量好了。”

他慢慢地退到房門口去。他靠在門榜上，靜靜地笑着，但却顯然是在隱藏着自己正在進行的深沉的思慮。其間客人們的閒談已經開始了，話題是東北和流亡關內的東北同胞。我在講述着一位東北朋友因為妻子跑進抗大而自己不能不兼上一份母親的職務來招呼孩子的動人故事。我說得瑣碎，甚至描寫起那些細節來了。我說：

“看到真難過！人又生得胖，眼睛又近，一天都把孩子抱在手裏，……”

“這個人是來當兵一定會打死的!”

他忽然硬朗地插斷我，隨即走出去了。

在聚餐當中他的態度也沒有多大改變，很沉靜，很少說話。下午五點鐘在離尹庄三里地的店子頭碰見他的時候雖然略好一點，和平常一樣地有說有笑了，但我總覺得他的說笑只是一個外表。他是另外有着一種固執的想頭和期待的。當時我們正在路邊和莫耶說話，他默默地走近來了。

“莫耶！聽說你在行軍當中很不錯呀？”

莫說起初很困難，現在能夠走了，但他搖一搖頭：

“還不成！再熬一些時候就真不錯了。”

他要我們去看小鬼，到抗戰劇團去。屋子裏只有一個勤務員在燒炕，很清靜；但幾分鐘後，大大小小的團員們便陸續把屋子填滿了。他們像歡迎一個遠道歸來的家長似的接待着他。他們隨意地提出很多要求，他都承認着，一面解嘲道：

“唉，同志！我還是這個劇團的後台老板啊！，

劇務主任擔心着女角缺乏的問題。

“這個容易！”他斷然地回答了：“你莫慌，聽說抗聯的劇團很不錯，演員大半是北平來的，問他們要人好了。”

“恐怕不會拏好的給你吧？”

“誰叫你先講出來呢？他們不久就要演戲的，看那個演

得好，你們就把名字記下來，我們將來指定人要，他還跑得落麼？你們怎麼這樣老實呀！同志！”

他扮了一下鬼臉，大家都笑着同意了；隨又用拳頭擊着坑沿添說道：

“一定要找人來！也該讓張斌休息了。”

張斌是劇務主任的老婆，抗戰前在天津作看護，一個天才的藝人，已經有着六個月的身孕了。這時那個又黑又瘦的小鬼已經燒好坑。他摸着他的頭頂端詳着，問他的姓名籍貫，而在知道了父親是高陽城裏的鐵匠，自己不久還在學着打鐵的時候，他出驚似的笑了嘆叫道：

“哎呀！那這個小鬼的成份還不壞呀！你認識字麼？”

“認識兩三個字。”

“纔認識三個！要努力學習呀！”

他眉頭皺着，聲調裏帶着一種深厚的關切。

有人忽然訴苦起沒有武器在平原上游擊的危險來，他同意了，答應發給些手榴彈和馬槍。這立刻在小鬼們當中惹起一陣紛擾，大家都毫無顧忌的演習着使用武器的姿式，笑嘆着，而賀龍將軍則認真批評着他們，教導他們一個人在拔去手榴彈的帽子的時候應該注意的條件。我們走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和平常比起來，在路上他的談話也同樣使人感到一點

冷淡。他說當天軍區的一位營長來看他，因為知道他愛馬，認識馬，還特別牽來幾匹馬要他品評，並且把其中的一匹自誇得很利害，真像一匹寶馬一樣。他繼續道：

“看樣子他是想送我的；只等我說一句他就送了，——我纔偏不開口！”

他惡作劇似的冷冷地笑了。而在回家半點鐘後我們得到了大曹村戰鬪爆發的消息。這是我們到冀中後的第一次戰鬪，並且就在次日中午，擔任作戰的六團便已勝利而愉快地完成了他們的任務。

十七

整整聽了一天的大炮聲和機槍聲，躲了兩次空襲。大曹的戰鬪又規模更大的開頭了。這距上一次的戰鬪僅僅只有兩天。

根據一般的情報，河間蠡縣和高陽都有敵人增援出擊。因為在將近黃昏時候還放過一次毒氣。一個通信兵，嫩得像個小孩子樣，馳着一匹紅馬望村口奔過去了。街上只有如水的月光和哨兵。炮聲很密。我在街上站了一會，因為希望能夠從賀龍將軍那裏多知道一點消息，便向司令部走去了。

我沒有碰見他，但當我退出來的時候，却忽然聽出他那緊張而又愉快的叫嚷：

“你們馬上反衝鋒呀！——聽見了嗎？馬上反衝鋒！”

他在向前線打電話。而且就是這個反衝鋒成了功，三點鐘的時候我們擺脫了敵人的合擊陰謀，向着留班寨轉移了。留班寨離饒陽十二里，一個相當整齊的村莊。我們在早晨七點過就趕到了。村中心的空地上擱着幾付擔架。他就挺直地站在擔架旁邊，啣着煙斗，兩手插在敞開的外套口袋裏面。他的帽沿，耳罩和衣領，乃至他那濃黑的鬍子，幾乎完全結了霜了。

他叫我們跟他一起站着晒太陽，並又告訴我們道：

“我攏得頂早，小學校纔在升旗。你看現在已經在上早課了。”

他一直等到直屬部隊過完了纔回司令部去。我們再看見他的時候是第三天夜裏。因為到留班寨後他就忙着軍事上的佈置，不斷地接見着群眾的慰問代表。他的客室裏是幾乎每天都坐滿着人的。毫無疑問由於兩次大的勝利，一二〇師已經在冀中人民的信仰中站住腳了。而且在一般農人的嘴上還流傳着種種類似神話的傳說，他們講老八路一時鑽在鬼子當中衝打，一時又爬上樹架起機槍射擊起來。……

我們見他是爲的工作問題。我們的意見是我單獨留司令部，讓其芳去政治部的編輯委員會，魯藝的同學大半都在那裏。他顯得一付懶散神氣傾聽着，但還沒有講完，他便同

意了，並又解釋似地苦笑道：

“你看一來就碰上爛子，從天津帶照像機的事也弄來擱起。這回六團打仗要是有照像機多好呀！許多情形都可以照下來。你們去問老鄉吧！敵人往河間跑起來那種狼狽情形啊！大家就五零四散的亂鑽！”

話頭一接上曹莊的勝利，他稍稍振作起來了。他爲我們轉述着剛纔醫務主任向他做的報告。

“好勇敢呀！”他搖搖頭嘆息了，“發覺了毒氣大家還是一樣進行戰鬥。有的拏手巾沾了水往臉上一搭，又打！有的用尿，有的就把人血糊在臉上；噴嚏眼淚也不管。我已經叫他們做詳細報告去了，材料滿豐富呢。

因爲我們提起那個已經成爲全軍驕傲的迫擊炮手，他糾正道：

“頭一次很好！說打廟就打廟，說打樹林就打樹林，這一回要差些。”

回憶着什麼似的想了一會，他靜靜地微笑了。

“我們的迫擊炮在內戰當中很顯過幾次靈呢。一次在應城，一師人圍住我們，打了幾天打不退。那個時候我正在害瘡子。我帶着望遠鏡去偵察，把子兒子叫來，給他說，你就朝那個岩堡給我打！我想這樣一來，不但破片傷人，打碎了的岩石也要你夠受的；沒有猜到敵人的司令部就在那裏！纔幾

炮就全打崩了。”

隔壁裏的電話鈴子嘈響起來。因爲好一會沒有人接話，他自己去了。我們聽見他在吩咐抽一部份隊伍向着安平方面警戒。隨後他回來了；但卻站在屋子當中，淡淡地微笑着，對了我們沉吟道：

“恐怕又要搬家了。”

並不改變姿式，他沉思着，顯出一種感慨很深的表情。

“要是早來三個月就好了。他媽的這樣一個水濕屋子。……”

他沒有說下去；但冀中局勢給他帶來的苦惱卻是很明白的。在河北平原抗日根據地的建立上，軍區的同志無疑早已盡過他們最善的努力，然而由於當時環境的比較和平，所有的力量又幾乎全部消耗在初期混亂情況的澄清上面，他們在作戰上是比較差的，因此喘息未定的少部一二〇師的部隊便成了眼前敵人瘋狂掃蕩中的主要對象：這也就是賀龍將軍所擔心的了。

他退到檯子邊去坐下，動手改削着一通祕書同志擬的電稿。後來他又在一張空紙上隨意劃着，終於望了我們笑道：

“你看，現在晉東南，晉察冀，冀中，黃河沿岸那裏都在進攻！像專門找着八路軍攪呢。……”

其芳忽然提到馬匹的事。

“你牽去騎呀，”他懶懶地回答着，騎死了又來牽呀。”

接着他又從電報的措辭上同祕書開了幾句玩笑。但這一切都是很勉強的，我們再攪擾他顯然是不大合適了，所以當周參謀長進來的時候我們就向他告辭出來。而在臨走的時候，他卻鬆鬆爽爽地笑了；用一種俏皮的口氣亂照我們道：

“回去就趕快睡吧！甚麼也不要管牠！——最好以後每天下午都睡牠一覺！”

十八

轉移到任莊的下午，十二里外的武強縣城便告失守。聽見了大炮轟和飛機的轟炸聲。晚上曾經接到準備出發的命令，但卻平平安安的過了一夜，準備出發改成準備戰鬥；所有的戰員都領到兩個手榴彈了。

早飯時候他顯得有點精神不濟的樣子，我問起他睡眠怎樣。

“打了一夜電話，”他懶懶地回答道，“也睡不着；腦子裏要想事呀。”

“我也是！”甘插嘴說；“連飯也吃不得了。這樣老得不到休息怎麼攪呀？”

“你看老甘悲觀失望了呢！——我要跟你作思想鬪爭！”

他打趣着他；名叫苗子的小鬼進來收碗來了。

“苗子！”他更大聲地笑道，“我們跟甘主任的悲觀動搖鬭爭好不好？”

“好呀。”

那個來自貴州的少年回答着。沉悶的空氣立刻變活潑了。

“老實講，”他接着笑說道，“一晚上就只有和五團取到聯絡，這件事使人高興了一股。他們是昨天過鐵道的。不過也真可惡，還是老牌氣，走到半夜，總是這個說冷呀，那個說餓呀，這一下天不管，地不管，大家停下來休息，燒水，煮飯。——敵人就隔他們五六里遠宿營呢！”

甘嗤地一聲笑了：

“卵彈琴！”

跟卽他們就談論到敵情，部隊的佈置等等；但大都含糊其辭。我退出去了。到家不久我就聽到了炮聲。起初很隱，約一點鐘後便逐漸清晰起來，連機槍聲也聽見了。敵機在附近的樹莊上盤旋着，投擲着炸彈。第三次空襲後我回到司令部去，沒有見着他。空氣平靜而且嚴肅。有特務員在屋頂上瞭望。戰士們已經笑嘻嘻地在村口做着工事了。

我在街上碰着我的馬兵，他是替我牽馬來的。這是一個健談家，長征英雄，而且和八路軍當中一般馬夫相似，他

們是極端忠實的，但對學習卻冷淡到頑固的地步。在談到空襲的時候，他扔掉煙蒂，十分傲驕的告訴我道：

“那鬍子他倒不怕啊！長征的時候，你問看，一天飛機要來炸多少次？那個怕牠？還不是走我們的。有一次恰合適一個炸彈落在他當門，他手這樣一擋就把牠擋到河裏去了！”

“嗨！那個騙你麼？！我們都跟到他後面在呢？我親眼看見的，——他手這樣一擋！……”

鬍子是賀龍將軍在一般幹部口中的代名。我沒有再和馬兵分辯，但我的不安已經被另一種感情替代了。我覺得我看見了農民和農民當中那種極可寶貴的單純的信心。也看到了賀龍將軍在羣衆那面的力量以及那照耀在他們面前的他性格上的特點，……

午餐時候我們和他照舊一道在大炮聲中用飯。惠伯口後便和我們一道轉移着的呂司令也來了。當日上午遭到襲擊的就是第三縱隊的一部份和津南自衛軍。呂說當敵人離他們很近的時候，他曾經下令至少要支持兩個鐘頭，好在逐漸轉移方向，望南敗退了。

他傾聽着，十分審慎地插嘴道：

“那來不得呢，——司令部那都打得？”

接着他又敘述了一段他前期軍官生活中的插話。

“就在成都東門外牛市口，”他望了我說，“還是大年初

一呢。我和湯子模兩個正在吃飯，等前線的報告。我把碗這麼端起，嗨，糊裏糊塗 Pa 地一槍，把碗都給我打破了。”

隨後呂談到敵情：他們捉住一個俘虜，纔十七歲，東大一期生，新入伍的。同時被徵調來的同級生還不少，都不願意打仗。這是敵軍官知道的，所以他們只好利用大量的火力來補救這種缺陷。

他的結論是：敵方的人力缺乏得很。

“不但人力缺乏，”而賀龍將軍接着道，“他什麼東西也缺乏了。槍也用中國槍了，中國馬他也騎。在山西的敵人還吃小米小麥。”

他似乎已經說完了，卻又正色道：

“老甘！老實講，我們的敵軍工作還要好生幹一下纔成呢！他們冀南作得頂好，那些東西都是他們寄來的，宣言喲，標語喲，多得很！”

他妥嚮着嘴唇嘆息他一聲：

“可惜我們懂得日文的太少了。”

有誰提到津南自衛軍的情形，以及他們的士氣，他主張應該盡力幫助他們，並且多作政治上的鼓動工作。而半途來的 L 同志一個冀中政治方面的重要幹部，悶聲悶氣地插言道：

“剛纔小安還向他們宣傳了一陣。”

“那小安還不錯呀！”

這時大家已經吃完了飯，他半玩笑似地說了。

“我很喜歡小安。”他坐近安的丈夫L去，“就因為她小得好。”

“小得來隨便那裏都可以帶起走，”呂唱合着。

“是呀”，他已經親切地握着L的肩頭了，“就是放在荷包裏也成！”

大炮聲依舊繁密。

十九

下午四點鐘左右，配備着戰車和坦克的敵人終於潰敗了。戰事的重心是在大小黃龍。當津南自衛軍，一個地方性的游擊隊，撤退的時候情勢是相當嚴重的，把這種頹勢挽回轉來的是五團之一部的猛烈襲擊。他們從側後方出其不意地牽掣了敵人，打擊了敵人，而且從護駕池村把敵人驅逐到滄石路以南的地區去了。

我到司令部的時候賀龍將軍正好和二三十個幹部講完話。他們是被分派出去工作的。自從來到冀中以後，雖然局面是極緊張的，但經常都有大批幹部分派出去，爲了應付友軍的請求，或者去散播游擊戰爭的種子。他躺在一張長凳上，吸着煙斗，一望見我就用嘆息一般的口氣說道：

“敵人大約又去照顧瞎子去了，（這是他對劉伯承將軍

的親暱稱呼)，部隊並不小呢。”

我對津南自衛軍說了幾句不敬的話。雖然僅僅在三個月以後，由於一二〇師的調整，這個部隊在岔頭鎮的戰鬪當中變成了名符其實的八路軍的部隊。牠的負責人抗戰前是在北平作戲劇運動的，小小的個子，只有二十來歲。我說：

“真糟糕！怎麼聽說連司令部也打得不見了呢？”

“是呀，”他發愁地承認着；“不過牠纔成立好久呢？你想，根本就還沒有作過戰。壞處是我們來得太匆促了，還沒有建立起整個作戰計劃。像這樣大一個隊伍，東打一下。西打一下，都要得麼？我們已經攪了一個交到總部去了。”

他認為目前較重要的工作是培植地方幹部。

“培植地方幹部頂要緊！”他加重地說，“因為他什麼風習人情都比外省人清楚。你看陝北吧，現在出來好多人材！看樣子都是土包子，文化水準很低，就像你剛纔看見的那些樣；作起事來滿有用處呢。”

我插嘴說一個人的經驗在行動上比書本子重要，他立刻贊同了。

“就拏我自己來說吧！”他興奮地站起來他！“又懂得些什麼！五歲就唸起書，唸到他媽十歲還連一本人之初都沒唸完；結果打了老師一頓，再也不上學了！——還不是大部份依靠自己的經驗？！”

一個抗聯會的同志碰進來問五團和六團住在什麼地方，是運了三百多斤豬肉來慰勞我們的。他把牠留下來，吩咐祕書去找領路的人，而出其不意地，他忽然用一種老老實實的商量口氣要那來客爲他留下一份豬肉。

“不要多，”他微笑繼續道，“幾斤就夠了，——我們也是前方將士呢？”

客人走後我們又從冀中新的作戰計劃談到一般的戰略問題。他認爲戰略錯誤可能發生於兩種情況，第一，是由於把戰略攔在個人的意志之下，其次，是因爲戰略所由出的政略錯誤的原故。他舉着例說：

“比如，我們既然認清了中國國家的性質，現狀，中日的關係，我們就規定我們的戰略是持久戰，在戰術上是運動戰和游擊戰。你怕毛主席當真是孔明麼？政略一清楚，戰略自然就正確了。”

同坐的一個青年同志誤會了他的意思，作了一個不大正確的推論，他立刻糾正他道：

那，我們要是在上海打又有他的打法喲！上海有那樣多的工人羣衆，還不好攪！？”

我趁興說了一兩件滬戰時的往事，他接着嘆息了。

“這就是矛盾的地方呀！……”

周參謀長忽然揪着煙斗出現在房門口。這是一個長而

結實的海南人，生着一付一目了然的坦白沉毅的面孔。平常不大喜歡說話。他的出現照例是來商量事情的，賀龍將軍隨即同他出去了。好一會我們纔聽見他同另外一個人從正房裏走出來，一面談着話。那位同志似乎不樂意調動他的人到別部份去，或者是擔心人太少，要是碰見敵人怎麼辦呢？

到了最後，我聽見賀龍將軍毫不在意地嚷道：

“有一班人就可以打嗎，——怕條卵啲！”

直到晚飯時候他纔回來。吃着，他一面同周談論到戰士們每月僅有的一元津貼，他們的生活和給養。因為覺得目前還是可能隨時遭遇戰鬥的環境，應該經常準備現成的吃食，小米飯，紅薯，都成。飯後他們又談到當夜移動的時間問題。

本來已經決定在七點鐘出發了，他又忽然轉變了念頭，沉吟道：

“同志！我們睡一覺再走好吧？”

“好呀，”周簡潔地回答着，

“大家好幾夜都沒有睡了。”

“就是不走也不要緊。”

“那就這樣辦吧！——快去快去！”

他隨即用一種孩子氣的歡喜嚷着，笑着，催促着周立刻去下命令。

二十

向着留楚鎮進發的時候，已是半夜過三點鐘了，天很黑，氣候冷得可以，一個不大佳妙的嚴寒的冬夜。最初我們只好步行，在積雪映照中摸索着走，但上馬不久，我們卻又把道路迷失了。

我們在黃甫村村口停下來。所有的人都立刻去村裏找嚮導，留在外面的只有一個政治部的特務員，我同賀龍將軍自己。他擁着大氅坐在麥場邊的石滾子上面，默默地抽起煙來。從煙斗的火光中，我看出他的表情是平靜而和善的。馬在啃嚼着凝集着濃霜的枯草。村內傳出的狗嗥彷彿來自遼遠的地方。賀龍將軍忽然同特務員談起家常來了。

那個同志大約是新從部隊裏來的，一個經過長征的年青幹部。他那新離開的首長是一個政治委員，賀龍將軍問起他的日常生活，他有幾條駁壳槍，幾支別的手槍，幾匹牲口，瑣瑣碎碎，彷彿一個和善有趣的老年人似的。我猜想那青年人一定向誰誇過口，恰恰被他聽見了，所以特別要想再聽聽他那種負氣的口吻。

他問得頂詳細的是牲口，但對方卻是不大起勁地回答他道：

“他一共只有四匹馬。”

“都很好嗎？”

“有一匹栗色馬不錯。”

“趕得上我們通信兵騎的麼？”

兩個人都忍住悄聲笑了。

“老實告訴我吧！”他又正經地繼續道，“究竟是怎麼樣個好法？”

“好就是了嗎。”

“你要說出他的好處在那裏呀。”

沉默一會，那青年人纔遲遲疑疑，但又似乎十分自信地答道：

“什麼好馬你看毛子也看得出來的，很順，……”

“真了不得！張桂生已經學會認馬了呀。”

他輕笑着切斷他，從石滾子上站起來了。而我自己則感到一種聽完一首樸素的牧歌般的喜悅，……

響導找來了。我們大家於是又重新各自牽了馬上路。那鄉下人手裏提着一架馬燈，他和他並排的走在前面。他已經不像走前一段路時的沉默了，一直同響導閒談着，問着莊稼以及那鄉下人的家庭狀況，彷彿戶口調查一樣。

而在知道了對方已經接過老婆之後，他忽然對響導抱歉道：

“那就太對不住人了，同志！我們把你從熱烘烘的被窩

裏拖出來。”

聽他的打趣，竟連那鄉下人自己也忍不住笑出聲氣來了。接着他們的談話更加親切起來。他那種容易叫人和他接近的魔力是我從來沒見過的。直到我們已經跨上馬，在大道上跑過一段路的時候，那老鄉遠提了燈站在原處，在那分手的地方，望着我們大聲地報着方向。這使我們這一小隊騎者愉快而活潑的了。

我們奔馳着，一面隨意談說起我們的嚮導和一般河北的老鄉。有誰嘆息着講了一段新聞，說上前天敵人逼近饒陽的時候，一個動員，老百姓便立刻實行堅壁清舍，一齊向城外逃。但由於指導人的疏忽，許多人在空襲下犧牲了。

“這簡直是卵彈琴啊！”賀龍將軍接着憤怒地嚷叫起來，“堅壁清舍，就該先對老百姓講堅壁清舍的辦法，怎麼由隨老百姓胡碰呀！老甘！怕要對他們抗聯詳細談談纔對呢！”

我忽然發覺我的掛包丟了。我撥轉馬頭去找；而當轉來趕上隊子的時候，我聽見了他正在愉快地叫道：

“只要箝制部隊發生作用就對了！老子朝東可以打，朝西可以打！……”

因為括起風來，馬又落了後，我只能聽到一些不相聯屬的斷句了。

我到宿營地的時候已經是大天白日，剛纔躺下疲勞的身體，他又叫小鬼把我和年青的秘書找去了。是在參謀長屋裏，坑上攤開着地圖。他們正在端詳着，指示着昨天作戰的部位。上面已經打滿了紅藍鉛筆的記號。

他是要我們去吃燒餅的，但自己卻不吃。周哈欠着笑說道：

“現在就只想睡覺。”

“你還睡了一覺呀，同志！我就跟村公所那個小鬼扯到天亮起。”

但他的臉上毫無倦容，平靜而愉快，倒恰像舒舒服服睡了一覺剛纔醒來不久的一樣。一個幹部隊的同志走進來向他作報告。而在那青年人退出去以後，他很懷念地談起從前一個姓羅的幹部隊隊長。他對了一張屏鏡照着，一面說道：

“隨便帶幾個人他就敢往都市上攪，”他仔細地重新戴着帽子，“有一次連第一紗廠的廠長也叫他拖走了。這還不說，走的時候擎他媽這樣大一桿旗子在屋頂上插起。插了兩天。兵工廠的屋頂上也插過。”

他忍俊不禁似地笑了。但卻依舊對着鏡子，同時耐心地移動着軍帽，極想戴得合適一點。彷彿他就要出去接待甚麼

多寶一樣。

“勇敢得很！”他一面平靜地繼續說，“聽到那裏要作戰呀，不管有沒有他，自己聽到一溜就去了。他還攻下過一次黃石港呢。那時候我們有兩支軍艦，一支叫列寧號，還開去打過新堤。就是長江裏面那種大鐵壳船呀！走得很快，上面可以架機關槍，迫擊炮……”

周睜着乾枯的眼睛插斷他道，“唉，怎麼樣呀？”

“我們就開始談呀。”

他隨便地回答說，並沒有即刻把他那喜孜孜的笑臉離開鏡屏。我們於是退出去了。

剛好睡了一覺，他又叫苗子把我們找了去。一個抗戰學院的政治教官在他屋裏閒談。黑胖胖的，揚州人，說話很隨便。但賀龍將軍幾乎是沉默的，倒是平日不大言語的周成了客人的對手。他僅僅在感到有趣的時分笑笑。

話題是戀愛，老婆。以及屬於所謂韻事之類的笑話。但他也終於開了點玩笑：

“我現在也沒有老婆。有過兩個已經不是我的了。”

“真的麼？”揚州人問。

“當然是真的，我們分離得太久了，一九二八就分開的。和我一個兄弟一同關在上海。兄弟牢死了，她兩個前年纔放出來。”

“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在娘家，——我自己家裏連一塊瓦片都沒有了。”

他的態度忽然認真起來，好像十分感慨似的。雖然他的表面依舊顯得愉快。看見大家都大講話，於是他又平靜地繼續道：

“去年我給她們寫信說，在政治上，經濟上我都儘量幫助你們，——你們自己去找人吧！找那個年青的，漂亮的，革命的，……”

“是不是呀，”周出其不意的插嘴道，“他現在真的沒有老婆呢！”

於是屋子裏的空氣又立刻爲打趣所獨佔了。

客人辭走後他約我們到冀中區的抗戰建國聯合會去。那裏的負責人叫史立德，一個高長長的年青人，抗戰前是在北平作學生運動的。自從惠伯口以後，他便跟着我們一道打游擊了。我們進屋子的時候他還在坑上躺着，一身精光，因此他一面坐將起來，一面不好意思地笑道：“你看我太平觀念好深呀！”

“沒關係！賀龍將軍插斷他，”跟着我們一道你再脫光些也不要緊，這點險敢保！”

“也正因爲和你們一道纔敢這樣呢。你問看，一年多來的第一次！”

隨後他們談到史的那匹小紅馬來了。這可以說是賀龍將軍訪問的目的的全部，因為根據一個同志的轉述，史曾經誇口他的馬是冀中第一，於是引起這個馬匹愛好者的興趣來了。他用一種行家的口氣探問道：

“跑得怎樣？”

“還快。不過你不要聽他們瞎吹吧！”

“跑的是野鷄柳子嗎，蟬頭？”

史莫名其妙！於是他又用手勢響聲和區別着馬的種種步法，並且一直說了下去。

“我生平就愛馬！經過的好馬也不少。我還經過一匹寶馬呢。頭只有拳頭這樣大，頸項巴掌寬一點子，綿羊那樣大小，後腿子要長這麼多！由安順到貴陽有四百里，可以一早起去吃早飯。牠的特點那纔叫奇怪：隨便你好多草呀，料呀都喂不飽牠：一面吃一面拉，肚子裏結了膽了。”

因為看見我們只有驚喜，一句嘴也不能插，他又為我描繪了一匹叫做火焰驃的紅馬。而在末了，他忽然望着門外嚷道：

“張娃兒！你去把那匹小黃馬牽來騎起給史主任看！”

我們一同到村外去了。

然而小黃馬的表演，並沒有叫大家怎樣滿意。他自己也老是搖着頭，惋惜着張和那匹較小的畜牲的錯誤：又顯了！

或者：他壓不住！最後是：一定叫馬兵騎壞了！於是脫掉大衣，他親自騎上牠在平野上馳騁起來。



我們又移到饒陽寧肅間的東灣里村來了。司令部提出來的口號是爭取兩個禮拜的休息。然而事實上，賀龍將軍却變來比較以前更爲忙碌，有時整天見不着他的影子。他是開始執行八路軍冀中總指揮的職務了。他得協同着呂正操司令進行整頓部隊的工作，而且佈置直屬一二〇師的游擊支隊和工作團，讓他們去牽住敵人軀強的四肢。而在那一段超出預期一倍以上的時日中，那個小而整潔的村落，幾乎變成一個小小的太平世界了。

初到的一天，我們正在一道吃午飯，一個混身穿戴得臃腫不堪的幹部，由特務員參扶着進來了，這是一個連級幹部，纔被分派工作不久，現在是因病回來的。那是一支剛纔成立的游擊部隊，地區是在安國無極一帶。

他叫苗子給他盛好飯，一面傾聽着那年輕人的訴苦：終於取笑他道：

“該不是大炮嚇病的吧？”

“嚇病的了！”對方氣憤憤地叫嚷了。

“不是我不相信，”但賀龍將軍故意揶揄他，“一定是怕

死裝病的！”

“怕死我又不到這裏來了嘛！”

“還要強嘴呢！好意思要人扶。我前嚮不是一樣吃不去飯麼？我還是照樣做事。我比你的歲數大一倍呀！”

他笑嘻嘻地逼視着他；病人沉默了。並且堵着嘴吃起飯來。但不一會，却又是一面訴說着他對於部隊的不滿：長官不能調動，經常有一半人請假，而且敵人一衝，便都立刻換上便衣回家去了。

“麻煩問題多得很，”那青年幹部恨恨地說，“真討厭透了！”

“要是沒有問題你去做什麼呢？”他反問着他。“你給我少講點，趕快養好病再去吧！”

病人走後他約我上外面去逛。幾乎全個村子都走遍了。他的態度是瀟灑而愉快的，見着村人總要扯談幾句，彷彿他是出來調查風土人情的一樣。隨後又去看了延安新來的抗大同學。一共有六七十個人，有些是部隊裏申送去的幹部，小部份是外來的學生。凡是幹部他差不多全都能夠叫出他們的名姓。

在一間黑洞洞的窺門口，他問一個小個子的年輕人道：“攪了這麼幾個月，該學到好東西了呀？”

“學到了一點。”

“意識鍛鍊得怎樣了呢？還記得吧！叫你放哨呢，你躺在老百姓家裏睡覺：再這樣謹防我捶你屁股啲，——啊！”

這屋裏的十多了人當中有兩個是他外甥，可惜知道的時候我們已經走出來了。一個是他大姐賀英的，一個是他么妹賀滿姑的。關於後者他答復我的追問道：

“她娘捉去殺了的時候，她纔這樣高點。老子也跟着我犧牲了，就賸這一個仔。”

他的聲調很平靜，他的表情給黃昏掩蓋了。但不管怎樣，當我們到了那間擠滿着廿多個青年學生的窯洞裏的時候，他的興致依舊是很好的。他一個個問明他們的姓氏，籍貫，而在末尾，總又照例加上一個使人發笑的諺語。

“啊，是個河南侂子！”或者：“那末又是一個山藥彈了。”

他仔細地端詳着那位廣東同志：

“你們廣東人總是這樣小個子，瘦瘦的：一眼就看出來了。廣東女人很漂亮呢，是不是？眉毛彎彎的，長長的，顴骨這麼高起來一點，——很好看。”

河南侂子笑得打噎了。

其餘的人也都不住笑將起來。這時候屋子裏已經全為昏暗所佔領了。風從破爛的窗門裏吹進來，夾帶着溶雪的寒氣。然而毫無疑問，我們在精神上都是光亮而愉快的，賀龍將軍親切活潑的談吐，已經把暗夜和寒凍趕走掉了。

最後問到的是一個歸綏城裏的青年，大大的個子，他那闊而甜潤的聲調帶着一種草原意味。

“同志！”這一回問詢者多少帶點感情，接着說了，“想打回老家去，恐怕要多努一把力才成呢。我們一連去打過兩回，都沒有拏下來。好在根根是給他栽在那裏了。”

吸吸煙斗，於是他詳細敘述了一通八路軍在綏遠的分佈情形：一路已經和外蒙僅隔百里，到達了托克托，一路接到了熱河的高都，而當時正在百靈廟附近作戰。並且除了城市，廣大的鄉村已經變成抗戰的軍事地區。

“現在綏遠的毛病並不在少數民族問題，”他繼續道，回民很好，蒙古人也只有一個德王，只要大家再團結一點，就好攪了。”

隨後他又用一種略帶憎恨的口氣談到了綏遠一般的風習。

“隨便那裏都有抽大煙的！”他扳起面孔說，“有客人來人來不請他吃大煙他會憂氣。而且土匪如毛！那不曉得有好多強盜啊！一般老百姓都喜歡槍，就和四川人差不多，一見了槍就笑得跟熊一樣！”

說到四川人的時候，他笑着用右手拐指點了我一下，並且隨即離開那只他一直依靠着的立櫃，準備走了。而在臨走之前，他又像一個長輩一樣關切着他們的生活，叫他們開一

張詳細單子，看是需要些什麼補充。隨後又順便到副官處去了一趟，叫把他們的菜金暫時由六分加到一角，優待一下，好讓他們滋補滋補。



整整有兩天我們沒有看見他。晚上九點鐘，秘書在收音，我已經睡下，他含着煙斗走進我們的屋子裏來了。我坐了起來。他順手用電筒照了照我的舖位，皺着眉頭問我，爲什麼沒有褥子呢？我支吾着回答他這樣就好。

“那怎麼成！”他把電筒拋在坑上，一面向對面大櫃邊的長凳子坐下去了，“讓我想法子弄一床來吧。這要不得呢！——”

爲要改變話題，我問他前天他給我看的一份奇妙的報告是怎麼來的。那份報告的確很別致，是寫在一帖小而粗劣的賬摺上的，字跡粗拙，用野話攻擊着軍區獨立第二支隊的一個營長的惡行。賬摺的頭尾兩面還各畫着一幅同樣粗拙的漫畫，一個赤條條的人反縛了手跪着，等待着砍頭：這大約便是那營長了。

我靜靜地等待着滿意而詳細的答覆，但不願意似的，他含糊地回答我道：

“是一個戰士送來的。”

他隨即充滿憂思地凝望着我。眨了一會皺紋圍繞的眼睛，搖搖頭嘆息了。

“這是他娘的什麼隊伍啊！僞軍也有，土匪也有，兩千多人就有四五百個老婆。行起軍來大車一長串，單是家眷就要住一個村子。還有一兩部份也差不多：同志！你說這樣的隊伍怎麼打呢？”

他顯得憂鬱而困頓，無可奈何似的笑了。但是一會，却又稍感愉快地笑道：

“自然，好的究竟要多些。也都打得幾下。因為大部份武裝差不多全是由地方黨發動起來的，有政治保障。朱占奎那一分區有幾個大隊就很不錯，可以算是冀中頂打得的，東邊緊他打東邊，西邊緊打西邊。不過還有很多游擊氣息，不大好，——”

他沉思着，隨又帶着寬容的口氣加上一句：

“這也難怪，他的黨齡才好長呢。”

他十分愛撫地瞥我一眼，於是專心專意用火柴棍撥弄煙斗裏的灰燼去了。他連着這樣做了好幾次，撥鬆過後又重新折裂一片火柴匣，在洋燭上點燃，吸燃牠。而在這中間，他懶懶地訴說着目前冀中的局勢，說敵人掃蕩的初步計劃，已經近於完成了。他嘆息道“要是早來兩個月呀！——”

這時我忍不住表示了我對於若干部隊的懷疑，以為他

們有點避免殘酷的戰爭。

“那你又看錯了！”他重重地搖着頭，“實際上每個分區天天都在打呀。毛病是在沒有整個作戰計劃：營要依靠大隊，大隊要依靠支隊，大家擠住一團！不要說平壩子裏，就是山地作戰你也要有些隊伍去牽掣敵人，迷惑敵人，主力部隊才好攪呢。現在你看連身都轉不過來，打起仗就和正規軍作戰一樣：那裏是什麼游擊戰呢！”

他恨恨地細着眼睛，額角上的皺紋增多起來：但隨又獲得了自信似地笑了。

“這兩天大家商量了一下，”他沉着地加添道，“好幾個大隊都擺出去了。”

於是他開始把雙腿架在坑沿上，用大衣的衣袖蓋好，靜靜地抽起煙來，從他的神氣上看來顯得是很滿足的，而一刻鐘前出現他臉上的憂思和不快就像他那柚木煙斗裏的煙雲一樣，一忽已經消逝盡了。

爲要打開深夜的沉寂，停了一會，我問起他對於目前大局的觀感。他告訴我們，敵人已經在準備進攻大西北了。平綏平漢和同蒲路正在加緊運兵。一個目的是鄭州，一個是西安，另一個是延安。而華北平原的掃蕩恰正是敵人的準備工作之一。強盜們的這樣做，是因爲華南華中沒有前進的可能了，而那些地區裏的湖沼山地已經變成了敵人機械部隊的

坟墓，至少不是眠床。

此外還有一個賀龍將軍認為極端重大的理由：

“那裏的民衆更夠他攪，”他接着說，已經興奮起來了；“都是有鬭爭經驗的！比如廣東、閩西南、閩北、江西更不用說，大部份地方原早全是進步區域；另外像湘鄂邊、鄂北、鄂西、湘西南、還有豫鄂皖、我們都攪過，只要碰一碰他就嘗到辣椒了。就單拏地勢上來說，你看一個白樂磯他打了好久呀？”

他又詳細地爲我們描繪了一番白樂磯的地形，打着手勢，而他得意地笑了。

“同志！那裏原早就是我們的海關呢。水淺的時候，你看輪船這樣一灣，那樣一灣，總要經過那裏才通得過。每個月可以收十幾萬元的稅。那個時候我們就拏百多枝土炮在那裏架起；子彈這麼大，一齊放起來滿厲害，煙筒一碰上就打爛了。有個時期我們攪得他斷航了四個月！”

他大大地做了一個手勢，笑了，但隨又回轉到本題上來，以一種比較平靜但却充滿自信的語氣說道：

“不過據我個人的意見，他要攪西北也是很困難的。晉東南他拏來怎麼辦？還有晉察冀晉西北；還有那麼大一塊陝甘寧邊區？不把這幾塊地方收拾乾淨他是不敢西進的。可是這幾塊象皮糖也就够他粘了。”

那個收音員忽然問起他敵人企圖進攻延安的目的。

“這還不明白？他想在政治上打擊共產黨，把牠中央所在地攪掉。但是毫沒用處，——共產黨是在大山裏住慣了的。”

他隨隨便便地回答着；一面掣起電筒，準備走了。但他又走近那只早經關閉了的收音機面前去，把電門打開，希望聽聽中央電台的廣播。然而這是一樁不好受合的事，那時常聽到的幾乎全是一片因為敵人攪擾而來的使人頭痛的雜音。

這晚上是恰恰碰上了，他搖搖頭苦笑道：

“真太可憐了。”

於是立刻關上牠，走了出去。

二 四

一天早飯過後，他開始在火盆邊慢條斯理地換着衣服。屋子裏只有我同那祕書兩個人。這是一個相當天真的年輕人，熬不慣沉默的；他先是吃吃地笑着，後來終於孩子氣地扯起亂談來了。他亟於要表白出來的是關於一個新從延安學習回來的斷臂團長參加大小黃龍戰鬥時的勇敢行爲。

他模仿着那位勇士的隨便的神情，而且真像面前有架坦克一樣，罵道：“入他媽喲！”同時左手做了一個向下拋擲手溜彈的動作……

這時賀龍將軍也忍不住笑將起來。他已經穿好衣服，正在扣上身的鈕扣。

“這不算，”他就敞開着上衣笑說了，“你還沒有看見他當紅四師師長時候的情形呢。那他叫勇敢！一次在鄂西作戰，敵人一師人追我們，他一個人帶一班人斷後；就蹲在山口上，面前擺他這麼一堆手榴彈！”

他比比手勢，依舊扣他的鈕扣去了。而在一切都弄妥帖之後，他又重新誇獎着他，承認他是一個好的幹部。

“這簡單得很，”他着力地說，“是不是好幹部你要在最堅苦最危險的時候去看他。好的他一定堅決，一定也不悲觀動搖。而賀炳元這個傢伙就越打越硬，就是在極困難的時候他也拚得出勁來！”

爲了要使他的意見在人的頭腦裏立得住腳，他是頗喜歡舉例子的。他接着敘述了一段大小洪山的故事。那個時候他們剛纔從洪湖拖出來，非常疲憊，但追擊的敵人却又並想不到他們的休息。並且要停下來反轟也有問題，他們還沒有弄清敵人的番號。於是他把俘虜的任務擺在他的面前，限他一天辦到，而他真地就辦到了。

“你不要看他一隻手吧，”他又得意地補足道，“就是現在打起架來，你兩個人也打不過他呢。”

因爲我們好奇的追問他，更用一種抑揚有致的愉快調

子敘述了一通他的身世。湖北松滋人，就長江邊上住家。只有一個父親。自己原是在一家鐵匠舖當學徒的，然而因為松滋附近便是蘇區，這個小鐵匠忽然願意替紅軍餵馬了。

“可是餵了幾天，”賀龍將軍微笑着，“大家嫌他太小了，都不要。還哭了他媽一場。我恰恰去碰見，就說，好好好，把他撥到宣傳部去提漿糊桶子吧。那時候才十四五歲，又不肯長，這麼點高，不搭板凳就會把標語貼歪！後來老頭子又跑起來找他，也加入隊伍了。”

正說得上勁，那個被他描寫的對象，忽然走進來了。矮而粗大，黑眼仁相當小，炯炯地射着閃光。一眼便可以看出是個心直口快的人。穿着整飾就是搬來擱在一個好人身上也毫無愧色的。他把右臂的空袖筒那麼服服帖帖地塞在荷包裏面，暴看起來你會以為他不過是在努力搜取東西，或者不過是一種習慣了的姿式而已。

一看見他我們就更加忍不住笑將起來。而且彷彿做戲一樣，祕書一面又把那拋擲炸彈的精彩動作表演了一番，這引得他難為情的笑了。

但是因為某種原故，我請他告訴我延安的轟炸情形。他簡略地了說幾句，而接着，却自動搬出來另一處一大堆不愉快的事件，許多壞蛋的威嚇老百姓抬高物價等等。其間一個小鬼擎着一卷電報走進來了。

這樣的電報幾乎是每天總有一次的，報告着晉西北以至大青山一帶的戰鬥情形。但賀龍將軍並不立刻看牠，他依舊傾聽着斷臂團長的宏亮的談吐；而且一直帶着那種愉快神情，彷彿是在傾聽一個親骨肉談說自己的冒險經歷一樣。簡直到那位健談者因為覺得不適合而微笑着停歇下來的時候，他才遂分看了下去。他盤着一條腿坐在坑沿上，右手撐在坑上，支持着他那略微傾斜的身體。

他有時皺皺眉毛，搖搖頭，或者長長地鬆一口氣；而在看到最末一份電報的時候，他忽然輕聲地朗誦起來了：

“白汝倫現已到達包頭西烏拉山一帶，並已在離包頭五十里之地，結合人槍百餘。不久可能增至二百以上……”

他讀着，眼角的笑紋逐漸擴展開來，終至於笑出聲氣來了。他坐直他那充滿精力的魁梧的身體，右手臂連連敲擊着電報，一面繞視着我們大感興會地笑道：

“你們看頑固派有什麼辦法呀！……”

他是笑得那樣酣暢，至於嗆咳起來了。停停，他又夾着笑聲繼續說了下去：

“還是他媽個一條腿！他一出去就會攪出一個隊伍來；而且在包頭附近！太有趣了，正在談頑固派！”

彷彿才從繁重的苦工下面解放出來的一樣，他十分舒暢地緩了一口氣，重新開展起來；但卻從未停止過他那種顯

然是被抑止着的無聲的啞笑。而這種笑，似乎只有那些飽嘗過世途的甘苦，而又具有坦白胸懷的人才會有的。他是笑得那麼純真而又深澈。

當到全部着完以後，他更顯出一種沉迷在美麗幻想裏的表情，微仰着頭，深思地眨着眼睛；然後自語似的笑道：

“這個白跛子真太有意思了！……正在談頑固派！……”

周不聲不響地出現在房門口。他並不進來；他告訴他偵查連在河間的工作已經弄完結了。

“那你叫他們去摸呀。”

“讓別部份也派點人嗎？”

“還是自己單獨攪吧免得拖泥帶水的。”

他的聲調很輕鬆，而且一直感覺有趣似的笑着。

二 五

我們一同到于庄的抗聯會去，因為這裏的大道也同冀中其他地區的一樣，通是給老百姓挖毀了的，全部都成了半人深的溝道，我們只能在溝道邊的小路上走。這是相當吃力的，隨時還得屈一下身子邁過那些偶爾攔着去路的棗樹的枝條。我們大家都以一種敏捷的動作走着，不時又跨過溝那面去了。

天空高朗，耳畔隱隱傳來着大炮的聲音。過平漢路後，

這便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了，最近四面的戰鬥又都進行得很好，所以我們毫不把他攔在心上。快到村子的時候一個老鄉跟着一架牛車正從前面趕將過了。裏面裝着一個友軍的戰士，一架自行車，此外便再也沒有旁的值得用牛車運送的東西了。

賀龍將軍老遠就停止下來。他發愁地審視着那牛車；當到了近旁的時候，他柔聲地問道：

“同志！你有自行車，爲什麼還坐老百姓的牛車呢？”

“前邊的河解凍了，”戰士囁囁着回答。

“啊！”他沉吟着膘了一眼那條幾丈以外的明晃晃的溪流；“那麼過了河呢？”

“過去了我就下來。”

但他並不放心，走着，一面還幾次地回轉頭去張望；而當我們到達目的地的時候，牛車果然趕轉來了。

高長長的史立德先生照例用他那種河北人的爽直歡迎了我們。而且和在別處一樣，所有的工作人員都立刻塞滿了那間狹長的屋子。這些青年男女全是抗戰後從北平來的，有的穿着軍服，有的則依舊保持着剛從敵區工作回來的喬裝，和尚頭，老藍布的棉短褂，一個道地的老鄉模樣。他們全都浮着近乎狂喜的笑容讓史把他們介紹給賀龍將軍。

而接着，一種愉快活潑的談話開始進行了。他一個個簡

單的問着他們的經歷，端詳一會，於是閃爍着他那富於表情的靈活生動的眼睛，來一兩句有趣的考語。其次的話題是前一夜東北救亡總會華北戰地服務團的晚會節目。

他不大滿意他們的“瀋陽花鼓。”

“內容是不錯，就叫兩個女角弄壞了！打扮得他媽紅紅綠綠的，東一扭，西一扭，——什麼政治意義也扭完了！”

好像大家的發笑是不相信的表示似的，他又舉例道：

“你們想想我們警衛連那些兵吧！先都是這麼懶 妥妥的，”他做出一種萎靡神情，“像就要打瞌睡了，瀋陽花鼓一登場，大家的精神都馬上振作了，——都振作在那兩個女的身上去了！無論如何這在目前是很有害的！”

停停，他又嚴正而憂慮地環視我們，添加上一句：

“你不要說，同志！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大問題呢。”

在批評一心堂的時候，他的意見也是相當正確的。

“這個戲搬到河南去更好，那裏有很多紅槍會，而日本人也正在想盡方法利用。不過那個演大將軍的還沒有把身份性情拿穩，太精明了；還要庸一點。那樣精明的人他會隨便受人擺佈麼？——簡直不像！”

一個同志忽然囁囁地擔心着民主共和國的前途，他率然地截斷他道：

“一定是民主共和國！同志！你難道還懷疑嗎？”

“那不知道還要多少時候啊。”

“不多！五年就夠了！”

大家都忍不住笑將起來。

“你看啦，”但他認真地繼續道，“怎麼五年不成呢，你一面抗戰一面就在建國呀！同志！不要說遠了，現在的冀察晉不就是民主共和國的基礎嗎？縣長民選，村長民選，民衆全都有了組織，——這不是民主共和國的基礎嗎？”

在他熱烈的聲調裏響着一種虔誠的信心，對方難為情地笑了。也許就因為這點原因，想了一會，他又柔聲地轉圜道：

“你不要說，同志！抗戰對中國的進步真大呢。不要說旁的，要不是抗戰，你就再攪他十年，八年，也不會弄到一個縣長才拿他五塊錢一月的！你看這個進步多大？算得清嗎？”

他自信地點着頭，特別愛撫地凝視着那個感覺不安的青年一會。

“你們還沒有見過滿清時候的縣長，”他用回憶的調子繼續說了下去，“出街的時候那威風凜，前頭兩根長號，戴尖帽子的皂班，又是堂勇！不准老百姓包白帽子，大家都得站起來，——你看現在的縣長像啥樣子吧！”

他指着那個曾任縣長的青年部長，仰了身子笑將起來：

“就是這樣一身！灰布帽子，灰布衣服，一鑽到那裏去老

百姓那裏能夠認出他是縣長？……”

便是那個對國家前途不大信任的青年也毫無忌憚地笑了。

“你就再拿我們的史主任來說，不抗戰他會鑽到這裏來嗎？還不是依舊在北平戀愛講，兜汽車，吃大菜！還有我們的文學家，在上海他至少有一套乾乾淨淨的洋服麼？——現在你們看他身上有多少蟲子吧！”

他笑着指點出我，而當大家大笑起來的時候，他的態卻又立刻變嚴重了，補足道：

“同志！要多往進步方面看看，我們才能够對抗戰有信心呢。”

因為熱烈的邀請，他隨後又為他們講了一些內戰時期的故事。講了戰士們的勇敢難苦以及赤衛隊的種種笑話：他們錯把凡士林當糖吃，拿鐘表檢頂大頂重的拿，而在奪獲罐頭的時候，總是用予子穿個洞，喝完水就扔掉了。……

他給了他們以巨大的滿足，一共談了一個多鐘頭。最後，他拖住一個十二三歲，生得皎好聰明的女小鬼，問談着她的身世，要她承認他做她的爸爸。他為這件事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他柔聲道：

“那麼寫張字約暫時叫做爸爸，好吧？”

“不！”

“還是不！那我就讓一點，做乾女兒好吧？”

我約那個曾經在天津做過乞丐的農會主任談話去了；而在我們轉來的時候，他終於已經達到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並且還把她彩雲名字改成了吉長。

他把雙手擱在她肩頭上，俯視着她，輕聲道：

“曉得麼，你還有個妹妹叫吉生，才這麼長一點子就跟着我過草地。”

“現在在延安嗎？”一個同志緊接着問。

“還有個鐘鐘，已經死了。”

二六

幾乎有兩天時間，他忽然變得來困頓而沉默，和平日完全不相同了。

這天吃早飯的時候他更加顯出一種充分疲憊和心不在焉的神氣。他的一切舉動都是很懶散的，吃一兩口便又把筷子插在碗裏沉思起來，彷彿他是在盡着無聊的義務一樣。他那頓大的食量也減了很多，纔吃了半碗，便退回屋子裏去了。

隨後我走進房門口去，希望能夠同他談談，讓他振作起來。他輕聲地苦笑道：

“你進來坐呀。”

我帶點拘束地走進去了。但我爲一種深重的沉默壓着，再也找不出一句話來，彷彿斷了舌頭一樣。這種尷尬情形可以說是我們幾個月來僅有的一次。

我們彼此都浸沒在沉默裏面。他是架了腿坐在一張矮椅子上的，面對了可以看見天空雲影的敞開着的窗戶。雙手兜住後腦，眼睛眨着，閃着憂愁的柔和的光芒。這樣的時間延長了很久；最後，咬了咬苦思着的嘴唇，他忽然正對着我看望了。

他把雙手擱下在膝頭上面，吁了口氣，問我道：

“你看過傷兵開刀麼？”

“衛生處搬來了嗎？”

“就在副官處團轉，——應該去看看呢。”

他站起來，眯了一會依舊沉思着的眼睛，不聲不響地走出去了。

於是我立刻跑到副官處去。最近我們的週圍都在不斷地進行着戰鬥，這是我知道的，但還不清楚衛生機關在東灣里村；我們的生活幾乎是被當地的和平空氣弄麻木了。找了好久我纔找到那遠在村外的開刀的地方，以及傷兵的住所；然而我去得不湊巧，負責人不在，而那位美國醫生又是極嚴格的，於是我就只好回去等待一種機會了。

斷臂團長正在屋子裏和祕書談天。題目是一對青年同

志的戀愛，於是我也參加了談話，找着證據，並且大膽地診斷起來。但當我們正把一件細事看着里要發現的時候，賀龍將軍忽然走進來了，他追問着我們談話的內容，而當斷胳膊笑着向他訴說的時候，他懶懶地切斷他道：

“這是造謠：她要他買紅布做什麼？”

他又找了一個反證繼續說了幾句。但他的歡笑是勉強的，做作的，這件往常很可以使他發出一大篇議論的題目也不怎樣惹他關心。他隨手取了那份五團新近送來的報紙戰旗，攤在坡上坐下，去默默地閱讀起來。

其間那個有着一付孩子脾氣的團長忽然發笑了，罵了一句粗話笑說道：

“師長！那個白大夫開起刀來真蠻呢，從前幫你做飯的老王也叫他把腿幹鋸了。在六團團部裏當司務長。他問我鬍子在那裏。我說就在附近；嗨！這個傢伙馬上就流起眼淚來了。說，我想看一看他。我跟了他這麼多年，我的腿幹也失了。”

說完他又縱聲笑將起來。賀龍將軍也十分勉強地笑了笑，但立刻又勾下頭讀報去了。我覺得他的眼睛裏有着某種東西的柔和的閃光。他盤着一條腿坐在炕上，一支手斜撐着身子，右手大指姆的指甲在蘆蓆上隨意劃着；嘴裏細聲地哼着一種模糊不明的曲調。好像他是在盡量排遣着自己的一

樣。

但他終於慢慢地把頭揚起來了，苦笑着嘆息道：

“人一過四十歲心就慈起來了。”

我們都沉默着不做聲。

“一夜沒有睡！早上一早就爬起來到衛生處去了。脚呀，手呀，堆了一大堆。同志？這就是我們共產黨的肉，共產黨的血呢。”

他用同樣閃着柔和的光輝的眼睛直視了我一分鐘，於是發愁地笑了笑，吁一口氣，拿起油印的戰旗，躺下去了。他雙手綑着牠，輕聲地朗誦起來；但顯然是在盡力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而已。……

下午在和周說到傷兵問題的時候他的神氣也照舊顯得憂愁。他不大贊成他們以往的辦法。僅僅派一個偵查班，就把成百的開過刀的傷兵送到鐵路以西去。他以為這是很危險的；雖然從未出過岔子，並且每一次都有老百姓幫助偵查放哨；在某一個地區，一次，甚至群眾自動負責；讓傷兵改了裝，把他們安全地輸送到目的地帶。

“總不能老是這樣，”他苦惱地說，“最好趕快發展兩個游擊隊，在鐵路攔起，就一點問題也沒有了。”

他又叮囑到他們的伙食，並以為副官處應該多有幾個雜務人員一道招呼。但一位同志含笑道：

“他們都不願意去。”

“爲什麼呢？”

“近來有些人笑他們是犯過錯誤的。”

“這樣認識不對呢！”他稍稍有點興奮了，“一個同志犯了錯誤，難道鬍子這樣長了，他的錯誤也還在嗎？這不對！你們應該隨時考核，看犯的什麼錯誤，改過沒有，改過了就馬上注銷！”

他憤憤不平地沉默了一會，隨又嚴重地關照周道：

“士梯！你一定把這件事好生攪一下！”

隨後，雖然已經黃昏了，他還是約了我們一道出去游逛。他沉默地穿過着村街，擩着煙斗。中途我們碰見兩個入伍不久的小鬼只有十二三歲，穿着空空蕩蕩的大人的軍服。他用手招呼住他們，一個個的幫他們扣好那敞開着的領口，很當心地。

二 七

作成賀龍將軍的憂愁的另一個原因是新兵問題。

在住庄的時候他就擔心着這件事。近兩個禮拜來，我們又陸續進行了窩北戰鬪，黑馬張庄戰鬪，以及河間附近的伏擊，兵員依補充自然更需要了。然而困難還不在這裏，冀中民衆入伍的踴躍是極可驚的。使人焦灼的是在集合和輸送

的當中常常有被敵人衝散的危險。因為敵人的據點是太多了。

曾經有幾次，他沒頭沒腦地，忽然望着周沉吟道：

“莫是打散了就糟了呢……”

然而，一天我們正在吃中飯，大批的新兵終於來了。護送的是一個年輕的連長，外表看起來嫩得像個小鬼一樣，隨明英俊，穿着非常整齊。他是從特務團來的。他交代完畢就要回去，但賀龍將軍卻要他等待編制歸一後再走。

他玩笑似地望着那個表示拒絕的青年人道，

“你一定留下來！要多給他們一些鼓勵才對呀？”

“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又沒有指導員”

“這也是工作呀！還記得你自己入伍時候的情形麼，今天鼓動，明天鼓動，沒有把人的嘴巴說得翻白泡我才信呢！”

“我倒沒有要人鼓動過喲！”

“你敢賭個咒？！”

他佯裝着認真的神氣逼視着他，青年人立刻笑了，但也顯然地默認了。

“在八路軍當中不做點政治宣傳那纔怪呢！快坐下來吃吧，吃了就帶他們到六團去。”

於是我們繼續吃起飯來，他再也沒有前兩天那種懶散的神氣了；他吃着一面向同桌的甘訴說着他幾月來的憂慮。

並且深自慶幸着，以爲只要能夠有源源的接濟，任何殘酷的戰鬥都用不着再擔心了。

他把筷子柱在碗裏，凝神地望着我們，嘆息似地笑道：

“你想，四面都是敵人，天天要打仗，沒有補充不完事呀！”

“這倒該感謝馬列的在天之靈！”

甘開着玩笑；我們大家都忍不住啞聲的笑了。

按照常例，吃完飯他就該回到寢室裏去抽煙的，但他依舊留下來，守着那個落後的少年軍官。他慢條斯理地把煙斗摸出來，一面裝着煙末，一面端詳着他笑說道：

“這個小鬼那裏弄得這樣漂亮呀！又是皮帽子，又是皮掛包！甚麼地方攪來的？該不是找到老婆了吧？”

少年軍官視瞞着不做聲。

“給你說，討老婆不要緊，可不准同土豪的女子結婚。這裏要受批評的，懂得吧？”

“現在根本還不是結婚的時候，”小鬼回答着，擱下飯碗站了起來。

“這樣想就好得很！”他衷心地贊許了；“等抗戰完了再說吧。我給你講，那個時候起碼有好幾十萬女子等着找對象呢。自己又是民族英雄，又年輕，那還找不到一個好的？”

說着，他又重新裝起煙來，而那個青年也把自己卷煙摸

出來了；於是他又笑着指責他道：

“怎麼還抽紙煙呀？總部早就在通令禁抽呢！”

少年軍官紅起臉來。

“好吧，通融一點，把這一盒抽完就不准再抽了。”

他的聲調裏帶着一種嬌縱；停停，他又親切而認真地加添上：

“我給你講，最好抽旱煙，你看吧，又不貴，像我一個月頂多纔抽一塊錢的。……”

那個聰明孩子顯然給了他一個好印象。因為當他把那大批新兵帶走以後，回轉到屋裏的賀龍將軍，依舊還帶着那種因為感到誇耀而來的愉快，而且彷彿談說一種靈跡一樣，他噓着我輕聲道：

“你不要說，我們八路軍這一類的小鬼很不少呢。”

吸了一會煙，他又提到我在延安認識的一位同志。

“這個人小時候也滿聰明呢。纔這樣高就跟着我；廣暴失敗過後我們一道在香港，他就天天穿件長衫子，戴頂破皮帽到碼頭上接人，沒有出過一回亂子。”

我問他知不知道幾年前那位同志在上海的一次戀愛問題，但還沒講完，他便不以爲然地截斷我了：

“那根本不會成功！我早就說過，那些人都是小姐，親親嘴算什麼，——她們是要找大人物的！”

他的臉上帶着一點不平的神氣。

二八

已經是夜深的時候，他走來同我談到一部份魯藝文學系同學要求回延安的問題。

“你應該勸勸他們纔對，”他發愁地說，“沒有政治上的堅定是寫不出好東西來的。比如高爾基，魯迅，若是對政治沒有熱情，不關心人類民族的解放事業，他們會有那樣偉大嗎？就拿別的有名作家說，也不單因為他文章寫得漂亮呢？”

停了一會，他把腿幹慢慢移向長凳上去，一面沉思着繼續道：

“他們說是沒有材料，材料要你自己去找呀！一天就躺在坑上卵彈琴，那怎麼會有材料呢？”

他凝神注視着我，帶點憂鬱，也帶幾點氣惱。

“老實說，”停停，他又苦着臉繼續道，“在我看來材料倒豐富得很。單是把我們訓練新兵的經驗介紹出去對抗戰就有很大幫助。比如，別人總講練兵困難，但我們只要他今天入伍，明天就可以打仗，帶一點傷，出醫院來就是一個老兵了。”

他十分敏捷地發現了我的驚疑，遂又立刻反問我道：

“看你是不相信吧？也難怪，就是我和幾個區委談起他

們也不相信呢。但是這有什麼稀奇！同志！在內戰時候我們還要不到兩天——上午入伍，下半天就可以開出去打仗了！

於是他站了起來，彷彿演說似的，帶着感情向我述說着訓練新兵的要點：政治宣傳，班長單獨釘住一個人說明槍的構造和使用，以及戰場上的重要事項，而一碰上戰鬥，他又親身帶着他一道放槍，並且與以不斷的鼓勵，……

“不單是這一點值得注意，”他有點興奮了，“就是我們的戰鬥過程寫出來也不壞呢！一個戰鬥之前要解釋這個戰鬥的意義，牠的形勢，有黨的動員，羣衆的動員，又有流動宣傳隊，專門在火線上負政治鼓動的責任。所以不管情形怎樣壞，怎樣殘酷，那怕馬上就要人死吧！兩個黨的小組會一開，說不退就沒有一個人退！”

他傲然地把雙手朝褲袋裏一插，微笑着，重新坐下去了。背靠住大櫃，腿子依舊移在長凳上面，現出一種非常滿足的神情。但他忽又把臉轉向了我，認真道：

“同志！八路軍現在就是靠小組會靠政治動員打呢！你怕是靠火力打麼！？”

他得意地，啞聲地笑了。

“老實講，”他又慢騰騰地繼續道，“我們的衝鋒也好，堅持也好，全是依靠政治情緒的。像在後面架起機關槍督戰呀，拿起大刀督戰呀，退卻就要砍腦壳呀，這些我們不用！從

紅軍到現在，可以說從沒有殺過一個退卻的人；連戰士都沒有！”

從他的聲調可以聽出一種堅定的自信，但他隨又苦笑
了，柔聲道：

“請問，這些不是材料是什麼？——槍一響你就要跟着
去呀！說是怕死呢，我會派兵保護，還要人怎樣呀？”

他發愁地反問着我，而接着，深深地嘆息了。

“不湊巧，我們早來三個月就好了！你也可幫忙把他們
組織起來，大家計劃地寫東西就沒有問題了。……喂，老沙，
我們重新來過好吧？”

我說目前恐怕當口困難，環境太不安定了，但他立刻加
以否認：

“目前自然困難，讓我們把敵人的圍攻粉碎了就好了
呀！你看在嵐縣吧，我們一住就是一年。你還沒有聽見他們
說，在去年平靜的時候，他們常常坐汽車到天津附近去呢。
並且現在只是收集材料呀？”

我承認了他的意見，於是他又搖搖頭笑說道：

“你像有點悲觀動搖呀，同志！？”

他的觀察使我感到有點難為情。因為這顯然是不大正
確的；雖然我也有過不大爭氣的時候，可是憑着經驗，每一
接觸到他那種男性的樂觀，那種有着傳染性的快活的微笑，

什麼陰暗的心情，都立刻消失盡了，所以我覺得我沒有理由接受他的意見。

“一點也不是悲觀，”我直白地回答他，“我說的是實在情形。”

“這樣就好！”他贊許着，“我這個人就愈困難愈堅決。老實講，現在比內戰時期好多了！還可以聽收音機，可以一氣住上他十幾天。那個時候吃飯都要擔心子彈把飯碗打破。可是我們也一樣地吃喝，開玩笑！”

我想起了我們通過平漢路時的情形：當一列火車突過來阻攔我們的時候，由於劇團和若干非武裝人員的張惶，以為是鐵甲車，秩序相當混亂了，大家胡亂奔跑起來。而他卻獨自牽着馬匹，站在附近，異常鎮靜地注視着鐵路，彷彿一頭大膽的老貓一樣。但是許多沒有發現出他的幹部卻不免驚慌起來，壓低嗓子互相問道：

“鬍子呢？……師長在那裏！”

他不張聲，依舊平靜地半蹲在那裏。……

我把這件事向他提談了。

“唉，不錯！”他承認着。“我不督率在那裏怎麼辦呢？要他們收容人呀，騾馬呀，文件箱呀，那你一跑他們就更亂了。我一直攪到天亮纔離開鐵路呢。”

他眨着眼睛想了一會，附加道：

“其實每逢緊張的時候我總是一個人留在後面，……”

於是慢慢地吸燃煙斗，他又爲我們講了一件洪湖時期的戰事。地點是大小洪山附近，在一回遭遇當中，一個新兵師被敵人衝潰了。許多人都主張他先走，但他發起脾氣來，偏要親自督率着收容。而在最後，他不但在猛烈的火力下把所有的人集合起來，並且以一個反衝鋒把敵人驅逐開了。

“這樣的事多得很！”他繼續道，“從前八師師長就常和我一道。我兩個隨常爭着收容。他總是要我先走，又吵又鬧的，說你先走吧！讓我來好了！這個人叫陸東生，到蘇聯學習去了。”

他充滿着愛撫地笑了。接着又道：

“賀炳元也是這樣。有些時候他還要同你扯呢，你莫看吧！我兩個民主得很！……”

二 九

呂汗離東灣里村只有十里，一個從河間進攻肅寧所必需佔據的要點。

黎明的時候，敵人便從滹沱河對岸用大炮轟擊起來，中午達到了佔領目的，下午三點鐘，卻又被我們趕回河間去了。

當村街上恢復過往日的和平，村公所和農會的工作人

員在挨戶徵集着慰勞用品的時候，賀龍將軍領起兩個本地少年到我們的住處來。他一手攬一個，兩個小腦袋在他脅下鑽動着，發出嘻嘻哈哈的笑聲。他一進門就把他們扔給我和祕書，自己跨上長凳，在櫃子上坐下，慢條斯理地把煙具摸出來了。

“這下你們跑吧！”他笑嚷道，“張娃兒！你就在門邊給我攔住！”

“我們唱不來歌呀！”那小的一個說。

“那裏有唱不來的！”祕書接着道，“你聽，我們房主人都會唱：叫老鄉！……”

於是，那個青年人進行起他的政治工作來了。

最肯答話的是那小的一個，地主家的獨養子。有十二三歲。大的很沉靜，一句話不講，勾起頭拿了我的剪刀在剪着指甲，他的動作看起來很困難，賀龍將軍摸出指甲刀給他。最後因為看他做得同樣笨拙，他便又把他叫近身去親自替他剪起來了。

其間，那個獨養子在一直玩着皮，所以當他的服役完結以後，他用一種不大快活的調子說道：

“這種小孩子有甚麼用處！我像他們這樣大的時候，已經幹過多少事情了。”

他傲然地劃着火柴，打算吸煙，但剛剛劃燃卻又把他拋

了開去。

“看吶，”他接着說，“我十歲就一個人到涪州辦鴉片煙，一買就是幾十擔。一來一去千多里路，沿途都是土匪。還到貴州去做馬生意，總是百十來匹的買；放到辰州去賣。一直把長的錢完光了纔回家！……”

大約想起了早年那些胡鬧生活的細節，他自己忍不住哄笑了。

“你們相信吧，”隔了一會，他又興致勃勃地凝望着我們，“我纔十八歲就有四個老婆呢！因為家裏很愛我，纔十四歲我就結了婚。後來我自己討一個，我父親給我討一個，另外還在貴陽攪了一個回來。是有老公的，我兩個說明了讓給我，隨後生了小孩子，就完全歸我了。我的父母都知道我不喜歡我的大老婆；我小時候喜歡的是另外一個，很漂亮。我兩個人弄得滿好。我結婚過後想我想得不得了，纔十八歲就死了。

“我小時候頂討厭讀書，”他忍俊不禁似的笑着，“管他是先生打瞌睡也好，睜起眼睛釘住我也好，一天我就削木頭，彫東西，把一張桌子彫得稀爛。手上隨時都在流血。我最見不得沒出息的人。一天老師趕場去了。學堂裏鬧得一蹋糊塗。一個同窗的向大家誇口，說，我將來長大了麼，我要做保正管你們，我說，你個娘的！老子將來眼一睜就要紅半邊天，

眼睛一閉要黑半邊天！

“這個話後來叫我們的族長知道了。是個老拔貢，鬍子這麼長，雪白。他叫人把我拖去訓了一頓，說，你曉得你說這些話的厲害麼，會遭滅族之禍的呀！我說，好囉，遭到滅族之禍的時候你也早死了！怕什麼！哎呀，這個老東西抓起烟袋竿子就打。這樣大的烟斗子——不過還沒有打到身上，我已經跑了。

“其實就是民國五年反對袁世凱的時候我的歲數也並不大呀，——纔十九歲！同盟會要我組織湘西暴動，我說好吧，立刻就找些人把石門縣的團槍提了。轉來碰見我的叔父，我說案公！我們去提鹽運局的槍好吧？他說對對，於是氣都沒息，我們又掉轉頭攬鹽運局去了。這一來我們就去進攻大庸，人數也增加了。

“你們還沒有看見農民一轟動起來的那個情形啊！簡直擋都擋不住！

“凡是和我有交結的年青人都參加了。都是一律打扮，副了云子的白綢短打。黑紗套頭，後面拖這麼長！不過因為城裏住着一旅北洋兵，打死我們好幾百人，第三天，贖下來的幾乎全跑光了。

“這都是小事，”他憤憤地說，“最壞的是那般勢利鬼。你剛攬對了的時候他捧你，說，這些茅刷棘了不得，說幹就幹！

你一失敗他就把嘴一撇：這些人都攪得出事來麼，我就說吧！”

他悶着臉停歇下來，彷彿他正對跟那種渺小的人類一樣。而那年青的秘書於是帶點掛慮問道：

“後來又怎麼樣呢？”

“隨後我把贖下來的隊伍拖到辰州，跟到就下野了。……”

沉默了一會，他又申言說，雖然下了野，雖然被括了兵權，因為一個民軍領袖的地位是依然存在的，所以當時新上台的督軍譚延闓不但沒有進一步把他當成一個不折不扣的仇對看待，還委他為督軍署的諮議。並且撥出靜口的糧船兩支來讓他收稅。他把後一件事委託了旁人，自己乘船跑到長沙去了。

“我記得是坐的戴生昌的船，”回憶着說。“路上打了賬房一頓，就東西也不要，跳上岸走了！但是到了長沙我更鬧得厲害。酒館，戲園，台基，沒有一處沒有我。爲了捧角把戲園子打爛平常得很。簡直一塌糊塗！”

他縱聲大笑起來，之後，却又用一種哲學家的口氣這樣說了：

“不過胡鬧是胡鬧，同志！長沙這兩年的生活對我的影響也滿大呢。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

因爲房裏已經昏暗，沉默一會，他瀟瀟洒洒地走出去了。而把我們扔在一種吃驚和愉快的幻想裏面。

三十

“你們不要看，”次日下午他又來同我們談起他的幼年，“我小時候還上過堂，打過官司呢！”

“大家都曉得，滿清時代一個領班那個凶啊！什麼案件都要先經過他，手下總是養起好幾十個徒弟。我們縣裏的領班叫陳小濤，無惡不作，隨便提人呀，勒索呀，什麼都幹。他的兩個兒子更是豪強霸道，沒有人惹得起。一騎起馬來那個勁呀，不管人駒，攤子駒，撞翻了你自己倒霉，難道還敢找我嗎？！”

有一次，他跑到我們那裏來了，照例騎起馬亂撞，我就拖出一根棍子，站在門口說：

“是好的你給老子來撞！”

這個狗娘娘的硬是撞來了呢！我就給他媽一頓打起。許多哥哥兄弟呀，也都出來幫我。因爲滿街是我們姓賀的，所以不到半點鐘就打得他頭破血淋，趕緊跑了。這一下許多人好開心呀！

可是跑回去馬上就在衙門裏告了我，他們又替我擔心起來了，說，這下怎麼辦辦？我父親也有點着急。到了審問那

天，把我們族裏的好多功名人都請來了。並且還預先教了我怎樣做口供，免得取不脫手。因為實際上是我打了別人呀！

你們還沒有看過滿清時候問案的情形，很威嚴喲！你一跪下去，就挾棍板子，拍地一聲堆在你面前。……

說起來我也滿膽大呢，我才不管你那一套！我說：

“我怎麼敢打他呢！我在街上買東西，他們騎起馬亂撞，把我的酒罐呀，油罐呀，全碰爛了，要他們賠還打來一頓！”

除了這個，我另外還有個供詞，是一個姓王的舉人教我的。他和陳小濤不對的很，——這個人後來叫我殺了。他要我說的是暴露陳的黑幕，怎樣的勒索人，挖苦人。並且要我咬定那個小領班是下鄉抓人的，所以結果領班也革職了。”

“這樣說你不是很年輕的時候就討厭官府了？”我問道。

“很小我就討厭官府了！記得十歲左右的時候我們鎮上來了一個禁煙的委員，有喝道的，堂勇喲，一大串！這種情形在小孩子的眼睛中多好玩呀，我就跑攏去看。可是還沒有走近身，就一陣吆喝，把我趕開了！連街沿都不准下。

這還不算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另外一件事。

一年天乾，農村裏吃大戶，封倉鬧的一塌糊塗。眼看城鎮上的老百姓也動起來了，公家就借了一批穀子糶米。因為我父親是縫工，一邊種點地家裏糊不圓，所以也跑進城糶米。帶着我同他一道。擔了這麼大一對籬筐，你想，裝得到多

少呢！

糶米的地方就是大堂邊，那好多的人啊！你擠我，我擠你的，都想早一點把米攪回去下鍋。可是那些狗腿子偏不肯發，要等杜老爺來再說。杜老爺是房裏的老典，很有勢力，他就在主辦這件事。這有什麼辦法呢，大家就只好等下去了。

可是杜老爺老不來，糶米的愈擠愈多；都在往前面擠。把那些差人惹毛了，拏起皮鞭就打，……

我父親就去講公道話。他的拳術很好，可以打幾十個人。他說：

“大家是來糶米的，不是來挨打的，怎麼就亂打呢？！”

話才說完，那些狗腿子就給他一鞭子；他一閃，鞭子恰恰打在我手上了。

這一下把我父親惹毛了！他把我抱在一個高坎上攔起，說，你把籬筐看好！就跑攏去把鞭子奪下來，給他媽一陣亂打。隨後杜老爺跑出來，又叫他一頓打起。那真攪得痛快呢！可是結果開來一批堂勇，把我父親抓去關起來了。

“好在我們有兩個堂叔出力，才關了一夜就放了。這兩家人我們平常是沒有往來的，看不起他們，——他們吃衙門飯！”

因為當他笑着停下來是他煙斗的時候，我們提到環境給與一個人的教育意義，於是他又繼續道：

“是呀！”他衷心地贊同着；“比如要不是南昌暴動後去一次香港，那裏能夠真正知道什麼叫做帝國主義？！我反帝的思想可以說是從這裏生根的。因為雖然內地也有教會，也有外國人，他們對我是捧的；要利用你保險呀。

“不過在辰州住房的時候我也做過一件痛快事，辰州教案的石碑叫我打爛了。

“這太可惡，太醜人了！打死他媽一個洋人，賠了好幾十萬銀子不算，還殺了兩正將，兩個游擊，最後還要一五一十寫上去，立他媽那麼大塊石碑，好像生怕把中國人的臉丟不完樣，——真太可惡了！”

這時張娃兒走過來了，報告參謀長請他，於是他們一同走了出去。

三 一

當賀龍將軍出去以後，因為大家繼續地談話的重心移在他自己身上，在座的斷臂團長於是表示意見道：

“你莫看現在吧，啊喲！先前那他的脾氣相當躁呢。你就不要惹毛他！”

有一回，我們出去打游擊，打了些布匹回來，他叫裁縫給我們縫衣服，後來發覺裁縫把布偷了，好氣！說：

“好呀！我們從土豪手裏搶來，你又來搶我們！”

他立刻就叫人把那個騾子拖回去看管起來了。

以前鎮壓反革命的時候那才更要話說，只要是參加反革命組織的他就一點都不客氣，說槍斃就槍斃。單是他們桑植賀家的就死了好幾個；那些人都是同他一起長大，一起起事，跟過他多年的，是別人那裏有這種魄力呀！

可是只要你不犯錯誤，工作積極，那他對你好到天上去了！洪湖退出來的時候，我們一面走路，一面打仗，一面還要擴充部隊。有一回，我帶了一團人單獨出去工作，給敵人隔斷了，好幾天通不到信。他着急得不得了，按到那個李菩薩好罵麼！這個人善迷迷的，是他的參謀長。他通夜沒有睡，就那麼罵，我通你老子，通你祖人！

嗨！他沒曉得我抄小路轉到他前頭去了。第二天在路上聽見我來了好高興！一路就那麼叫我，賀炳元喃？！賀炳元在那裏？！把他叫起來，這個娘的！問他這幾天在攪些什麼呀！

……

我才鋸了手的時候，他把碎骨頭拏張手巾包起，見了人就打開看，說，這就是賀炳元的骨頭呀。

他先前就怕他大姐賀英。不管他那樣毛的脾氣，說殺人就殺人，只要賀英一擋就擋住。我還記得一個人犯了錯誤，已經綁到河邊去要槍斃了，他看見了，說你們把這個人交給我！過幾天她又把依舊送轉去。

她犧牲了的時候鬍子好難過呀！

其實一早大家都勸她搬到蘇區去的，她不聽。手底下吃閒飯的人太多了。平常總愛什麼人都收留，那些沒人要的小孩子呀，無家可歸的老頭呀子，她都收留起。女孩子長大了還要幫着找人戶，辦陪奩。許多鬍子不要了的人他也養起，沒錢的給錢，有病的就住在他那裏養病，過一個時期又把他們送轉去，叫鬍子再用。

出事的第二天早晨，鬍子跑來向我說，“賀炳元呀，這一下完了。”

我說：“她自己不聽話呀。”

隔了好半天，才吩咐我，說：

“你帶點錢去，總還賸得有點渣渣啊，收拾一下。”

這個人真犧牲得太可惜了！能幹得很。有一回，鬍子收編了一股土匪，自己心眼兒虛，你想，鬍子平日又是宰那些爛隊伍宰出名了的麼，糊裏糊塗就拖起走了。還準備同我們開火，他也想把他（土匪）收拾了算了。免得壞事。賀英出來擋住他，不贊成打响。自己一個人騎起一匹騾子就跑去了，——後來她硬把隊伍又拖轉來了呢！

“你不要看她是個女的吧，連許多大土匪頭子聽了她的名字都嚇怕。誰猜到會遇見保安隊！這些東西土頭土腦的，他管你那許多；只要有七塊半錢一月他什麼事情都幹得出

來!……”

斷臂團長長長地呼出一口氣，隨即結束了他的談話。

三二

秘書接到通知，那個有着四百多個老婆的獨立二支隊叛變了。

支隊長叫柴恩波，先是吳佩孚部下的一個連長。他的部隊在冀中算是頂複雜的，土匪偽軍佔着絕大的成分，因此也就成了漢奸抗匪以及一切民族敗類繁榮滋長的場所。而在這次抗拒軍區整軍計劃的叛變中起着決定的作用。

事變的第三天夜裏，我們四五個人正在屋子裏閒談，他把電棒掛在頸子上吊起，攔着煙斗走進來了。

“已經打响了。”

他站在門邊通知我們。而在引起大家注意以後他又加添道：

“你不要說，我們這次的計劃滿不錯呢!”

我們大家都睜着眼睛希望他告訴我們一個究竟。但彷彿故意作弄人似的，他誰也不再多看一眼，慢條斯理地爬上長凳，在櫃子上坐下了。並且靜靜地抽起煙來。他的軍帽掀得高高的，顏面輝煌，好像走過長路似的挽起一段褲腳。

“你們看這個形勢吧!”

隔了好久，他才手指在膝頭上畫着，用一種沉靜的調子加上說明：

“他的司令部就在這裏，週圍是水，幾個大隊就在兩邊。他自己帶的只有一個警備連，一個特務營。這兩部份是他頂打得的，也就是他打仗的本錢。嗨，別處不打，我才要偏偏打他的司令部！”

“有戰報來沒有呢？”

“那個托派的壞蛋已經抓住了。”

“還有那個縣長呢？”

“就是這個東西壞得很！……”

像是走來息氣似的，他把煙斗在衣包裹放好，就又洒洒脫脫地走了。

此後一兩天我們沒有見到他。而在第三天夜裏，他走來告訴我們，那個叛變的支隊已經解決大半了。可惜的是事前柴本人有準備，同那縣長拖起一部份人在文安附近的一個村子裏固守起來，現在還在對峙當中。

“並且已經公開他當了漢奸！”他繼續道，“前天把十多個軍區派去的高級幹部，全部交給敵人去了！”

“這才糟糕！”

“不過後一個消息還好，”他懶懶地補充着；“都跑落了。一個日本軍官跑出城來接人，才在點目數，那個參謀長一手

鎗就把他打死了。又是挨黑時候，這一來兩邊都莫名其妙，大家跑得一塌糊塗！”

“這一鎗真太打痛快了！”

“那支鎗我想一定是一個同志運給他的，”他推測着；“又是手鎗，像那種三號勃朗寧，才好大點，送茶遞水的時候，眨下眼睛就遞過去了。像這樣藏在褲帶子裏你那裏看得出來！並且裏面我們的同志也多少有一點呢。”

跟即他又講述了一個政治委員的英勇行動。這個人同柴恩波是有着舊交情，所以在事變的前一天柴就找他去談話，先用友誼，後用威嚇，迫着他要一直同他站在一道，而拋開自己所屬的政黨，抗戰，以及那份每一個中國人應該誓死不渝的忠於民族的天職。然而那是一個不可屈服的頑強漢子，他最後抓來一枚手榴彈，表示再被強迫他就願意和他同歸於盡。……

“柴硬掣到他沒有辦法呢！”他的聲調忽然高亢起來，“只好把他放了。這個人夠得上是個共產黨員，值得表揚！”

“柴拖走的有多少人呢？”

“沒有幾個。其實就再多些他也攪不到好久的！先前倒還可以欺騙，說謊，現在你公開和日本人往來，難道士兵就沒有長眼睛麼？我給你說，現在當兵的進步多了，你看上次那份報告吧！”

他是指的那個畫着漫畫的賬摺子說的。於是我們又從士兵進步的方面閒談起來，而且牽扯到一般招募新兵的難易。他認為補充最方便的是內戰時期。就拿洪湖作為例子，他大感興會地說道：

“我給你說吧，同志！二十歲以上和二十歲以下的我們還不要呢！並且都是自己帶裝備：早衣，八角帽乾糧袋。到鄉公所報名的時候，負責人把你上下看一眼，缺一樣都不要。原因為是人口太密了，一個小村子都有幾百戶人。大家的田地又好，一年收三季；再加上不斷地政治宣傳，老百姓參加起來怎麼不起勁呢？是你，也要參加呀？”

他把尾聲拖得很長，站起來準備走了，但又坐了下去，繼續道：

“不單這點呢，作起戰來老百姓自動幫助部隊的情形也了不得呀！一次我們攻打湖當中一個鎮子，四面是水，只有一條路。敵人派一旅人在那裏守起，看你怎麼辦！嗨，農人他才聰明！一個吆喝就替我們動員了一兩千條水牛來。那個時候紅六軍正同我們一道打。我走了一轉跑轉去，怎麼一個人都沒有了！我走去問鄰繼勛，他說，那不是人呀！原來都牽着水牛做掩護從湖中間打過去了！”

當我們大家的笑聲停下來的時候，他看看手表，一面不相聯屬地自言自語道，“他攪不到好的久！”一面離開了我

們。

三 三

因爲大炮愈響愈近，愈響愈密。我和秘書便跑去偵察科探聽消息。據說饒陽一股而外，窩北和義門由子都有敵人同時進攻。並且河間獻縣等處的敵人都在一兩日內大量增加起來。毫無疑義，殘酷的掃蕩又開始了。

呂汗陷落的時候我們正在吃午飯。一個參謀跑來見他，說是敵人已經在造橋了。但這個緊急報告於他毫無影響，他依舊吃着飯俏皮似地應聲道：

“是呀，造起橋他才好過來呀。”

“沒有什麼話要說嗎？”停停，對方就又忍不住追問一句。

“沒有了，你走你的吧。”

而當那個四川同志剛才車轉身去的時候，他又曠着我笑將起來。

“同志！你看，敵人對我們的興趣真不小呢。”

他的態度使我發生出一種奇怪感覺，而且不知道爲什麼，我也跟着他丟心落意地笑了。

其實在此後十天不斷的行軍中，他的態度都是很隨便的。好像一個習慣於駭浪驚濤，而又喜歡着牠們的舟子一

樣。甚至連上一次惚促應付敵人進攻那種些微的不安也沒有了。雖然在情勢上說還要險惡一倍以上。因為幾天以後我們才弄清楚敵人的進攻一共是十路，數目在兩萬左右，想用最大的努力把我們的主力驅逐向平漢路西邊去。

十天當中在一處地方停留上二十四個鐘頭的事是全沒有的。早晨開到，夜半或者傍晚就得又走路了。有兩處地方我們恰從西頭開走敵人便從西頭進了村子，彷彿換防一樣。經常聽到的是大礮聲和機槍聲。許多馬夫之類的雜務人員一到宿營地就躺下去打起鼾來。然而賀將軍，却依舊是堅定而愉快的，有時甚至使人失掉了那種對於戰爭的微妙感覺。

第四天上我們住紮的地點是臥佛堂，十里外的石馬就在進行戰鬪，他却忽然想起要同冀中政治主任公署比賽籃球了。

“一定要注意啊！”他悄聲地叮嚀着我們，“看那一個打得好你們就把他拖過來！”

他的臉上顯出一種搗鬼神氣，隨又孩子氣地大笑了，解釋道：

“你們不清楚，我們還輸給趙承綬幾個球呢！將來一定要組織一批人去撈轉來才應得過！……”

然而隨便的是他的態度，對於工作他都是認真而嚴肅

的。每每經過一處住有隊伍的地方，他都要停留下來親自給他們一番指示。而在到達宿營地以後，因為一夜的行軍，大家都睡覺了，他却還要同別的領導人忙着軍事上的佈置。並且不僅限於附近的直屬部隊，全冀中所有部隊的行動都依舊取決於指揮部的行動的。這是因為在那麼大的平原上幾無時不在進行戰鬥的緣故。

是到青塔的早上。我們正在卸行李，他從司令部裏走出來了。眼睛有點枯燥，炯炯發光，比平常射人。臉上帶着一種病態的紅暈。先他一步走着的是那個短小精悍的六團團長，推着自行車，一而不時側轉臉去傾聽他的囑咐。

他一直送他到第三一個門道的階沿上，於是站定了繼續沉著而分明地說道：

“不要理他的！你回去就催他們弄飯吃，吃了就睡！”

那個漁人出身的青年幹部應聲着，已經走開去了，他又從面着力加上一句：

“沒有命令無論如何不許動啊？——黃新庭！”

他決然地退回去了。

當我死尸似地睡了一覺醒來的時候，我又忽然發覺他屹然不動出現在我們的房門面前。啣着煙斗，兩手撐住門枋。他在不聲不響地打量着我們的屋子，悠閒自得的，好像房主人那些集滿塵埃的傢俱，以及同伴們的睡相使他十分

發生興趣一樣。他的行動使我發生一種極端驚怪的感覺。

我翻身起來出奇地望着他。他對我眨眨眼睛，帶着一種打趣的說道：

“快好生睡你的吧！”

於是一轉身便走掉了。

到了傍晚出發的時候我才弄清楚這是我們行軍中最緊張的一天。我們周圍四五個地方都有敵人，最近的梁會村只隔五里路，而且在我睡覺了的時候還對我們放過四五十響大砲。然而因為部隊的鎮默和封鎖消息的敏捷嚴密，隨後敵人却又莫明其妙地轉移開了。

次一日的宿營地是邊關。這是第九天的行軍，敵人已經失掉他們追逐的線索了。早飯後躺了一覺他就走來約我們出去逛街。他穿着一身洗漿過的藍布制服，打扮得很整潔，鬍子也是新修過的。他的全體使人發生一種喜氣洋溢的愉快感覺。我們一面走着，一個同志一面向他報告着當地村政的腐敗情形，以及一般民衆的怨憤。

“那你們就好好調查一下呀，”他囑咐我們，“現在就需要這種材料！”

一個紳士般的老人很有禮貌地向他打着招呼。

“這就是他媽一個土豪！”

他正眼都不看他一下，而且恨恨噙着我們低聲說了。並

“不相信的話，你們去調查吧！一定不會錯的。”

橫街轉角不遠便是劇團。我們進去坐了一陣。除卻關於行軍生活的詢問，他還閒情逸致地對離開東灣里前一夜上演的‘農村曲’下了一番批評。他最賞識那個串演主角的女同志，是才加入劇團不久的。他稱贊她道：

“真看不出來！你的眼睛，眉毛呀，都會做戲。”

隨後他們又問起她的年齡，並且又自己扳着指頭計算起日子來：

“噫，再過兩天我就滿四十五歲了呢！”

“那就該請我們吃飯呀！”幾個女同志一齊嚷叫出來。

“這個容易！”他承認着，“你們那個有愛人的就趕快結婚，我幫你們做喜酒。一個錢都不要自己出！”

最後我們又去看了他的吉長。這個漂亮活潑的孩子已經加入宣傳隊工作了。他坐在露天的磚砌欄桿上，握着她的雙手，詳細詢問着她的學習情形，並且給與一種父親般的勉勵。在要離開的時候，他又僵僵着腰身，柔聲地叮嚀她道：

“聽我講，第一，要把政治水平提高；其次，要注意一般文化課；記得麼？”

吉長承認地點點頭。

“這個不好呢！”他忽而指着她上眼臉的一個小瘡叫了，
“快請向大夫給你割了吧？長大了那才醜人！”

回去的時候我們是從房頂上走的，因為依照賀龍將軍的意思這樣捷便得多，並且可以一覽初春的北方原野。而當我們這樣做着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忽然變得更年輕了。

三 四

河西村離東灣里只有三十幾里地，也就是說，我們已經繞回到十日前出發的地區來了。村子的面積有東灣里兩倍大，有三分之一的地面聳立着幾家姓侯的地主的宅第，建造結實高大，彷彿城堡一樣。這裏離高陽四十，河間四十，任邱六十，肅寧二十五里，幾處地方都住着敵人的機動部隊。此外和敵人隔得更近的是辛橋柴里兩個據點。

上午，我們正在談着我們十日間的觀感，他忽然踱進來了，微笑着問我道：

“怎麼樣，這幾天的行軍覺得有意思吧？”

“很有意思。”

“是吧；同志，這是你在亭子間裏寫文章看不到的呢。你看我們東一轉，西一轉，把敵人的頭都碰昏了”

我很感興會地提起那天在青塔的緊張情形，他大笑了，顯出一種十分開心的神氣：

“是呀！梁會村那一股敵人我們到的候時才發覺的呢。他們都主張走，我說怕什麼！要是他來我們就對碰一下。在北巖家塢也只隔幾里路呀，我們才走半個鐘頭，敵人就進來了。其實好幾天隔敵人都很近，現在又轉到東邊去了。”

他坐下在一張大圈椅上。他問我們帶得有什麼小說沒有，一面取了桌子上擱的一冊‘茶花女’來。

“好看吧？”他隨便地翻閱着。

我告訴他那是一本哀情小說，於是他又立刻拋開她，搖搖頭笑道：

“那我不要看！我這奇奇怪怪的人就喜歡看奇奇怪怪的書。什麼哀情呀，艷情呀通不是我看的！”

秘書另外遞了一本唐宋傳奇給他。他看了看目錄後，就把牠卷成一個卷兒，慢慢地在膝頭上敲着，想着心事；隨又嘆息着，一下拋在桌子上去了。

“真可惜！”他皺着眉頭叫道，“前天一個漂亮仗沒有打好！槍放早了一點。有好幾百敵人，五團計劃埋伏一部人在村子裏，一部份從側面攻擊，把他趕進村子裏來消滅。這應該打得很好的，你看呀，裏面的還沒有埋伏好，就叫敵人發覺出來了。”

想想，他又笑着寬解自己道：

“沒關係！好生休息幾天吧，我們還準備打大勝仗呢。”

於是彷彿真該休息似的，他把雙腳在菓框上一擱，全身往後落在圈椅裏面，悠悠閒閒地躺着，不說話了。我們大家都沉在那種春天的融融和和的靜穆當中。小鳥在屋外溫煦的陽光下啾啾着，屋後有着推磨的細而平穩的聲音。賀龍將軍的椅子忽然前前後後搖蕩着了。

“還是在延安的時候，”他停止了搖蕩，帶點回憶地說了。‘他們問我到那裏。我說那裏都好，河北、山東都行，就是不要在晉西北。休息得太久了。要我再住下去我就寧肯坐牢!’”

他笑着撐起來了。停停，遂又用指頭擊着桌面來喚起我們的注意，認真地說道：

“老實講，同志！這裏的士兵在本質上比晉西北好呢！文化程度高，生活又簡單。只要有兩個窩窩頭往肚皮裏一裝就完事。睡覺又不要被蓋，連鞋子都不脫，穿起衣服往坑上一滾就睡！作戰又勇敢。你們看六團那些新兵吧，才補充進來好久？在石馬就可以拖起槍打衝鋒，沒有一個退的！要是把村政權改造一下這了得呀？！”

自然，他之所謂改革村政，是指合理負擔，優待抗戰軍人家屬，這些早經中央公佈的辦法說的。因為由於冀中區建立的時候較遲，地理條件的特殊；牠是平原，而且為平漢、北寧、津浦這幾條鐵道所包圍；一直以來又不斷遭着敵人的掃蕩，在這方面有些地區無可諱言地還存在着若干的缺點。

他約略舉出幾個感覺遺恨的例子，遂又概括地繼續道：

“所以你們看今天有些地方的情形吧，挖路拆城，——是農民起模範作用！擴充鬪士，——是農民起模範作用！抬傷兵運糧食，——是農民起模範作用！而農人自己本身的痛苦呢，就談不到了。結果弄得來連合理負擔也還是農民起模範作用！”

他顯見得有點激動，舉起雙臂做了一個拋物的動作，不大愉快地停住嘴了。他好一會沒有說話，沉思着，陷在一種輕微的惱怒裏面。但隨即他又坦然地望着我們，同樣用指擊着桌面，苦笑着歎息了：

“雖然這樣，”他微點着頭，“你看呀，民衆還是很好的呢。只要你肯打仗，不管大的小的，他們那個情緒好高啊！……同志！這就是民族解放戰爭的特色呢！我們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而是和日本法西斯強盜打！”

他重重地在桌子上擊了一掌，同時決然地站起來了。而他的神態使人感到一種巍然氣象。……

三五

因爲兩三天來都很安靜，我們開始聽廣播了。但是能夠聽得清楚的只有敵人漢奸的反動宣傳。而且事情真有那麼湊巧，第一回我們遇見的放送恰恰便是北平方面對於賀龍

將軍的無恥可笑的攻擊。

“自從共產黨賀龍侵入河北以後，即憑其湘西人之蠻橫，馳騁冀中，視抗戰爲彼一己包辦之事。……”

接着便是一大堆想入非非的罪名，以及種種只有日本人才製造的事例。

秘書記好一份，正在躊躇是否應該交到司令部去，那個遭受攻擊的本人走進來了。他的神氣顯得懶洋洋的，一進門便順勢在坑沿上坐下，右腿同時擱了上去，伸得筆直。他拏背靠着牆壁，眨眨眼睛，歎息道：

“賀炳元他們這幾天在大清河才打得厲害呢。都是打整天，一連打了三次了。”

“那裏面的老幹部很多吧？”

“是呀，我就擔心老幹部。一個營長在前天帶花了。”

說着，他走向方桌邊尋找火柴抽煙，並且就在桌子前面的圈椅上坐了下去。我們的青年秘書恰恰坐在他的對面。自從賀龍將軍進來以後他便一直暗笑着，現在，他終於把那張廣播記錄擦着桌面送到他面前去了。

我們都不自覺地提起了我們的好奇心。但他漫不經心地看了幾行，便又立刻把牠推開了，自信地笑道：

“對敵人我是野蠻呢！難道還要同他講理嗎？！這就要野蠻才好！”

“看樣子敵人對你很頭痛呢。”

“恐怕，日本人，有點勾眼兒……”

他帶着頑皮的神氣笑了。

他靜靜地抽起煙來。好像那些攻擊和謠言乃是定然的事，自己半生來遭受慣了的，用不着把牠們放在心上一樣。但是隔了一會，他才爲我們講述了一段民國十二年當混成旅長時他和日本人之間發生的故事。那時候他正在長江上游的涪州住防。一天，一支日本輪船打從那裏經過，他叫他的部下把牠扣留起來了。

在沒收了他們私運的一批軍火以後他便放走了那支賊船。但却扣留下兩個日本人，並且押在部隊裏拖了兩個年頭。當釋放的時候，他們一定要見過他才肯走，而他的僚屬却不贊成這樣做；但他因此道：

“有什麼見不得呢！你去把他們請來吧！”

於是他立刻接見他的外賓了。還有那個住紮重慶的領事，是來辦交涉的。

“才一見面那兩個日本人就開口了，”他一直講述下去，‘問我他們犯的是什麼罪？我說，什麼罪，砍頭的罪！並且我不是扣留你們，是扣留的你們的政府：私運軍火，助長內亂！那個領事聽到把鬚子都氣紅了——好紅呀……’”

他搖曳着聲調停歇下來，臉上帶着一種孩子氣的愉快。

但又立刻變嚴肅了，擊了一下桌子，正色道：

“同志！這件事情對我的刺激也很深呢！同那兩個日人捉來的還有吳佩孚的軍法處長，叫張介一。你看呀，那兩個日人不過是普通商人，一捉住好多大腦壳打電報來說人情呀；對於這個軍法處長呢，不要說電報，連信都沒有一封！”

接着他滔滔不絕地對當時的軍閥官僚政治發了一通牢騷。

“這太把自己人不當人了，”他憤憤地說，“他還是國家的官吏呢！這一來我不但恨日本人厲害，也更恨北洋政府了。我對那個人很優待，才押到黃角極就放了，走的時候還送盤川。我說，我只希望你一件事情，你回去給曹錕吳佩孚說，要想武力統一中國是不行的，——你一個布匠，一個秀才！最好同廣東聯合。那個時候孫中山在廣東……”

一個秘書的熟人走進來打斷了他的談話。當那位同志呆了一會出去以後，他似乎已經處在一種十分靜穆的狀態中了。一支腿搭在椅靠上。身子斜靠着，無掛無慮地抽着他的煙斗。想起他的跌宕不羈這多多少少叫人發生一點矛盾的感覺。

但因為我們大家都沉默着，並且對他閃着期待的眼光，他又充滿興會地笑了，申言道：

“你沒說，日本人真也小氣呢。走的時候我才送了一點

盤川，他們那個感激的樣子呀，馬上穿起禮服來道謝。又是笑，又是鞠躬。那個領事還再三約我到東京去。我說，你們的地方太小了！裝不下我！”

他後一句話說得粗聲氣的，並且哈哈大笑了。

“說起來大家都知道，”隨即他又平靜地笑說道，“林攸梅，就是林伯渠的弟弟，和蔡松坡才好大一點病呀？不過是牙齒痛！他給你一點藥噙起，一吞下去就死掉了。——日本人你都沾得麼？所以就連那個領事送的罐頭齏，洋酒齏，我都要他嘗一點我才吃呢！”

他略帶狡猾地笑了。他又說，民國十六年共產黨中央原是要他到蘇聯學習的，但第一，快要起身的時候中蘇斷絕邦交了；其次繞德國去路太轉；而最後一個原因便是他不願意經過日本，他是太恨他們，太不信任他們了。

“不過這個說起來還是有利的，”他結論道，“經歷了十年的內戰！”

於是用手掌在大腿上打着拍子，微笑着，陷在一種滿足的沉默裏面。其間一個同志說到江西的戰況，南昌的守衛和鄱陽湖。他傾聽着，忽然靜靜地站起來了，沉吟道：

“一九二七年我還在鄱陽湖開過會。有葉挺，葉劍英。才隔他媽兩天我們就在南昌攪起來了。”

三六

由最近的情報看來，敵人的進攻已經告結束了。這從司令部也可以看出來，雖然照常緊張，但却已經沒了戰爭的迫人氣氛。他們正在進行的是關於這次戰役的熱烈檢討。賀龍將軍的忙碌那是不用說的，我們一連幾天沒有看見他了。

一天因為走的問題我和其芳去見他。他正在同師的另外兩三個領導人會談，同時客廳的一角還坐着若干等候指示工作的幹部，我們僅僅簡單地談了幾句就退了出來。然而就在這天夜晚，他忽然陰悄悄地走進我們的屋子來了。

我們正在聽取重慶的廣播，他一直走到放置收音機的桌子邊站住，搖搖頭道：

“快收拾起吧！一定到天津去買付好的來！”

他悶着臉，聲調帶點愠怒；但當我們把關閉器閉住以後，他的面上又照常塗抹上喜悅和和氣了。

“你們看，”他輕聲輕氣地接道，“我們現在攪了兩付發電機來，只有這麼大點：荷包一塞就帶起來走了。這個在偵查上的作用滿大呢，同志！以後還要裝，愈多愈好，專門攪到敵人附近去工作。

這時我們也都一知半解地闡發了一點在平原游擊中應得着重偵察工作的理由。他贊成道：

“是呀！”他順勢在圈椅上坐下了，“要不這樣你怎麼好打仗呢！現在鐵道兩邊，敵人據點的周圍，算是多少有了一點佈置。你看，昨天河間的敵人才增加一輛汽車，我們都立刻就知道了。”

接着我們便又說到目前冀中的情形。在這個問題上我出乎意外地說了很多的話，尤其是關於三四個月來的進步，因為就從我們日常所接觸的說，這個變動也就夠顯著了。比如三支隊，在我們來的時候這個部隊是帶有多少游擊氣息。而在作戰上也是頂脆弱的，但是經過整頓以後，在北嚴家場的戰鬥中牠却已經成爲堅強的部隊，使得人不能不擊尊敬的眼光看待牠了。

另外我還舉了幾個我所熟知的例子。他傾聽着，而當我停歇下來的時候，他閃着誇耀的微笑說道：

“同志！不單是部隊進了步，各方面都有進步呢。擊政權來講，從前一打仗就把攤子收拾起來了，現在不但不收檢起，反而更擺開了。羣衆的進步也大呀！尤其是北邊和西邊，都有了武裝除奸團；前天在肅寧抓住一個漢奸，他們自己就挖個坑坑把他埋了！”

他不能抑止地大笑起來。隨又在櫈子上擊了一拳，移動一下坐位，傾折了上身，壓低聲調這樣叫了：

“娘的！昨天下午饒陽縣縣長就在離城三里路的村子上

招集老百姓開會呀！”

他吃驚似的盯着我們一會，於是柔和而平靜地笑了起來。

“就是勤務機關也不錯呢，”他繼續道，“你看我們那些火夫馬夫吧！如不是誇大，一般講起來戰鬥力可以說比國內戰爭提高了一倍。所以我們可以作一個結論，敵人這回得到的只有三個縣城：肅寧、任邱、文安。我們從來就沒有住人，城早就拆毀了的，有卵用！尤其是文安，四面是水，只有這麼寬一條路，這邊側下去，要人死，那邊側下去，也要人死！柴草糧食都沒有，——就只有水他好喝！”

他的態度語調都充滿着幽默，我們忍俊不禁地笑了。而接着，他又向我們宣稱，抗日戰爭比國內戰舒服得多，自己不必直接領略硝煙氣味，但在從前，槍聲一响，他總立刻跑到散兵線去了，有時甚至連勤務員也不帶，就單單自己一個人去。

“不過還好，”他指着左腿掌說：“打了二十多年仗就是民國五年腳指頭擦傷了一點。同志！早先我是參謀也沒有的呢，什麼都自己幹。當營長的時候我就直接指揮幾十個班打仗。你不要說，這個勁滿大！只要你當官的一鼓，一硬，那士兵拚起命來勇敢得很！”

想想，他又自信地補充上：

“自然啊，現在作戰主要的是靠黨的力量了。這一點頑固份子頂清楚！……”

他沒有再說下去，但對於某些擾攘的動機，却已經被他那充滿智慧的明澈的微笑揭露穿了。

“老實講，”隔了一會，他才又忽然改變過話頭，“我自己在作戰當中也險過幾次呢。一次在石門縣被敵人包圍了，我就帶一個手槍排，東一轉，西一轉，又和敵人碰頭了。才隔好遠呀，——幾十米達！幸好守哨的是我從前的一個老兵，他說，嗨！師長！來不得啊！後面的手槍隊馬上抽出槍來要打，我說，不要動，不要動。我領着他在麥田裏繞了個灣子，隔得相當遠了，我才說，這一下你們給我打吧！那個時候我們已經爬上一個小土包了。”

他沉思着，隨即向我瞟着柔和的眼光，柔聲地加添道：

“你不要說，我自來帶兵就滿好呢。”

他的神氣帶着一種天真無邪的矜誇，滿足而溫靜地笑了。這種感情是我在成年人當中很少見到過的，但在他却偏有那麼容易，因此當他談到他的同志，戰士以及老百姓的時候總每每使人感到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

三七

已經是夜深的時候，他把電筒掛在肩頭上，走來告訴

我，明天我和其芳就可以回後方了。隨又取下一枝日本軍官用的自來水筆送我，說是從滑石片戰鬥中得來的，多少可以有點紀念意義。

在彼此客氣了幾句之後我們便沉默起來。隔了好一會，他才懶懶地嘆息道：

“這一次老沙不值，連螃蟹都沒有吃就走了！”

他發愁似的望我笑了笑。

“白洋淀的螃蟹滿有名呢，”他懶懶地加着說明。“我就愛吃螃蟹，今天着見老百姓牆壁上掛起來那個贖下來的穀好大呀！……”

我們又從新落在沉默裏面。爲了解除自己心情上一種異樣的不安，我問起他對於冀中今後局勢的意見，他決然地回答道：

“將來的局面一定打得開！好幾個人呀，就守到他媽幾間爛房子！……”

緩了一口氣後，他又顯得激動地向着我們解釋。

“這並不是小看敵人呢！”他着力地說，“兵力不足是他永遠沒有法子補救的。這回圍攻我們的敵人你怕是新調來的麼，都是從各個據點，像保定呀，天津呀，滄州呀這些地方湊的！結果怎麼樣？往東開找我們的主力，往西開找我們的主力，而得到的却是死尸，傷兵！”

他猝然撐着桌沿站起來了，紅脹着臉軍帽往後一掀，露出他那闊而圓潤的額頭，使人感到一種倔強粗豪的氣概。但他隨又坐了下去，並且柔和地笑了。

“現在算什麼！”他滿不在乎地說，“同志！軍長擱下來的時候還賸四個人我都要幹呢！在鶴峯那個艱苦呀，四個人就在山上鑽，這裏被包圍，那裏被包圍。後來把我攪毛了，我說率性拖下山去吧！馬上硬就在敵人的附近住起！”

這時兩個睡眼朦朧的同伴，他們是他進來過後才從坑上坐起來的，都已振作起來，並且受了傳染似的愉快地笑了。但這還是一個故事的開頭。接着賀龍將軍便又告訴我們，他們寄居的農家，門口一天上午來了個賣黃瓜的，在和一個團丁爭論着價錢。因為正是熱天，口很渴，他忽然對於那種平常的瓜菓發生了極大的興趣。但他的同伴竭力阻止他，表示若果露出破綻，他們又將失掉一個好掩護了。

然而他拒絕了他們。並且很意外的，他認出那團丁是他從前的一個老兵，於是他大膽地告訴他道：

“趕快回去對你們的團總講，說我回來了。”

他敢於這樣做是有他的理由的，第一，那團總是他大姐賀英的乾兒子；其次，他的資格和名望可以保證他的安全。所以就在當天下午，一個具着叛黨身份的他，被當作賓客接待到團防局去了。許多知道他的行踪的舊部都陸續跑來看

他。由於那長期的軍人生活，他的部下是很多的，而且都已成了地方上的紳士。他把他們豐饒的饋贈一律分散給所有的團丁共同享受：

一天，團總進城去了，他召集起所有的那些可憐的特殊職業者來講話，問他們道：

“你們的生活怎麼樣？”

大家都答應他苦得很。

“平常大架子（土豪）待你們該好吧？”

他的反問得到的是一陣唉聲嘆氣的訴苦，於是他開始給他們鼓動了。

“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宣言道，“爲你們謀利益的；去找你們的團總算賬吧！他就是一個土豪，叫他拿錢拿地給你們！”

“他不給呢？”一個人膽怯地問。

“沒出息！”他大聲地反駁了，“他不給你們把他吊起來呀！”

講到這裏他靜靜地笑了。並又補充道：

“你看，才三五天工作，就全都是我的人！”

接着他又講了同一時期的另一故事。一個青年，“斤半半斤柳拌柳的，”忽然妙想天開，到處借了他的名義招謠，蹂躪着農民的利益。於是發覺之後，他立刻把那小流氓逮捕來

了，並且招集起當地所有的老百姓來共同審問，給他一番必要的裁制。

“起先他還要抵賴呢，”他繼續敘述道，“後來看見贓證都有，只好承認了。我說，好吧，你借我做幌子去騙人，我也跟你借一樣東西，——馬上我就拖過去把他的腦壳砍了。”

等我笑完過後，他又興會葱龍地加上一個結束：

“同志！”他自信地微點着頭，“艱苦是艱苦，一面也好玩呢。我們只有四桿手槍。又沒匣子，就像電筒這樣措起。吊在這邊。大家都穿草鞋，藍布短掛，一頂破草帽子。經常總是我和陸東生兩個人換班睡。你看，就這樣我們就把蘇區攪出來了。”

看看手表，他又熱烈地給了我一番鼓勵，要我再到華北，並且願意給我種種必要的幫助。

“最好把家裏的事弄清楚，”他已經站起來了，“這一來就可以攪他幾年了。才三十五六人，年齡也並不大呀！你看我這個人就永遠甚麼也不管的！……”

他陽氣地笑着，真像除却神聖的信仰和事業，一個人便甚麼也不必再加注意似地走了出去；但才到門邊他又忽然回轉身來，帶了掛慮凝望住我，嚴正而熱誠地這樣說了：

“你一定來，老沙！我們將來還要通到關外去呢！”

三八

大砲聲和機槍聲把我們從睡夢中驚醒轉來。

作戰的地帶是大團丁村，離河西村只有八里，我猜想我們首途的日子會延期了。

但是，黃昏時候敵人終於遭到了完全的潰敗。所以當聽到戰士們愉快的歌聲代替了大砲的轟鳴不久忽然得到了通知，說是我們動身的時候到了。我去見賀龍將軍辭行。他正在房間裏同他的戰侶們照了洋燭看地圖。向他打過招呼，他就走近房門邊來，而且熱烈地握住我的手了。

“再見吧，我不送你了！”

他愉快地搖着我的手說，又匆匆退轉去了。一面大聲加添道：

“路上要當心些呵！老沙……！”

我就這樣結束了我五個多月的難以遺忘的生活。但現在想起來，假如他當時所說的不是，“再見，”而是別的話，比如，“走甚麼！還是留下來吧！”或者。“現在到後方去，——卵彈琴！”說不定我會馬上改變我的計劃，至少那種去留不定的矛盾心情將會一直蛀蝕着我，折磨着我。

這理由很簡單，彷彿我們民族渴望神聖的自由一樣，對於他那種闊大不羈的精神，他那種不可摧毀的自信的力量，

他那種濃郁芬芳的人間的溫暖和喜悅，我是太需要太需要了。

我在這裏向我們偉大的民族戰士獻出我至誠的祝福。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寫完

中共六中全會開會不久魯迅藝術學院有過一次名人演講。時候是下午兩點鐘，起初在一座簡陋的棚架底下舉行，四面通風，很可減少秋末西北高原地帶午後所必有的悶熱；但演講未及一半，却被一場愈來愈大的雨水趕進那間落成不久，四壁生滿青草的教室裏去了。

但這個意外對於我是有利的，我從後排座位移到前排，不但更能聽準前線戰士們英勇奮鬥的故事，而且還可端詳一下演講者的風貌：是個高矮適中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整潔的普通軍裝。看來肉很多，但並不見得肥胖，只是使人感到他的結實。因為面部寬大且又從不隱藏自己的愉快，他的眼睛似乎相當細小；一笑起來眼角上便佈滿了飽經風霜的皺紋。他的態度是很生動的，但在開闊的嘴唇上却橫着一撇濃黑的短鬚。當他們閉闔着的時候那便表示着一種不可摧毀的信心。

他很會說故事，有他自己的說法，語彙，以及種種幫助故事生動的巧妙的手勢。似乎只需把他那農民型的大手隨意一揮，你便可以了解一件事情的重要意義。但却又全都那麼樸實，那麼自然，絲毫沒有做作，或者那種像煞有介事的

意味。一個真摯的人，既然是述說着他心裏想說的人和事，而又衷心地愛着他們，那一切原是會自然流露出來的。對着這樣的人你不該有隱瞞，因為他就斷不會無緣無故地掩蓋起自己。你也無須顧忌，因為縱有苛責，也早被他的厚重和親切消釋盡了。

這演講的人就是賀龍將軍。到現在止我們雖已見過五次，但我還不打算對我的第一印象加以刪改，而且相反的，我倒十分信賴我的眼睛，我們最近一次的見面是在十一月十四日早上，是兩天前約定的，算是一次正式訪問。同去的有荒煤，其芳和我三個人。因為去不成前線，前者幾天來心情欠佳，老是低眉皺眼的，這一天忽然開朗起來，瘦臉上有了一點所謂笑容了。賀龍將軍的拜訪顯然是救治了他的憂鬱。

我們被接待在一間簡單的窺式平房裏面，屋子相當大，是主人的臥室；但除掉兩張木板床外，臨窗的大坑上還架着兩個鋪位，大約是和他的僚友共同住的。說得上陳設的：只有幾張白木條凳，一張同樣赤裸的方桌，方桌上的一把磁茶壺和一只茶盅。我們就在這樸質的環境裏呆了兩個鐘頭，但走的時候却還覺得十分短促一樣。我們更明白一般人喜歡同“賀大哥”接近的理由了。

他是湖南桑植人，共有六姊妹，自己行四，今年四十四歲。家庭是貧農，父親相當能幹，用自己的手養活全家人。因

爲從父視學到一點拳術，生性又是很豪爽的，十六歲的時候便以愛打抱不平而出名了。一個和中山先生相識的留日生於是說服他加入了同盟會。他運動過綠營和防軍，而最重要的是他曾經用湘西暴動來對抗過袁世凱的帝制。但他結局被人出賣。於是懷着憤怒，到湘邊創造他那兩把菜刀的故事去了。

他從二十二歲起便沒有一天離過葉子煙的，這一天躺在他手裏的却是一只精巧的煙斗。但也很少享受，有時剛剛才割燃一支火柴，便又被一個手勢，或者一段有趣的談話打斷了。對於我們的詢問，他是從不吝惜回答的。我們靜靜地諦聽着，留心着他的手勢。而最重要的是分有着他的感情。一種真實談話是不容人處在靜觀地位的。

他對於草地似乎很感興會。并不多想，他便回答我們的問題道：

“草地并不壞，”他做了一個否定的手勢，“甚麼礦產都有，一望幾千里的平原，土很肥，麥子人多高，那個草啊！……”

他嘆息一般地說了，眼睛半閉，似乎已經看到了那廣大無邊的平原。接着他又興高采烈給我們描摹了一番草地裏春天的景色，各種顏色的花草都有，“簡直像花園一樣。”他以為草地的荒涼是滿清時代的大漢族主義造成的；而長征

時給養困難的原因也就多在這裏，因為蠻子總照例規避着漢人的軍隊。

“想來你們聽說過的，”他給我們提出着坐證，“前清趙屠戶趙爾豐一殺就好幾千，好幾寨，因此有句俗語：蠻姑娘好找，漢官的差難當。”

他暫時沉默着，顯出一種悲憫的神氣，在他談到日本人把他們的重傷兵拋在火裏燒得慘叫的時候他也曾表現過同樣的神情。半閉眼睛，右眉向上蹙着，眼臉有點顫動。而眼角的縐紋也更多了。

但整個的說，他對於長征是有着頂愉快的回憶的。尤其是關於戰鬪方面，因為接受了三個長征經驗的緣故，他們克服了許多意想不到的軍事上的困難。而那方法便是局部轉移和沿途發展群眾。

“你們想，”這時他站起來了，雙手插在褲袋裏面，“我們只有兩個軍團，而跟我們玩尾巴的却有八十幾團人，兩個側面還有，……”

他扇了扇那支屈着的手臂來表示包圍。

“但我們却沿途擴大自己的力量，”他繼續說，“而且達到了目的；這簡單得很：因為我們有決心打仗！”

他的聲調聽來很輕鬆，從新坐下來了。但却微微改變了原來坐的姿式；兩腿微微張開，搭向條凳的兩端，臉上顯出像

是跨上了一匹善走的小馬的愉快神氣。於是荒煤乘機問道：

“對於敵人，長征的經驗八路軍是否還有用？”

“不但有用，”他堅定而愉快的回答說：“而且更發揮了！”

據他的解釋，這個能夠發揮是由於現在有着比從前更加優良的條件。因為那時候是國內戰爭，可以爭取的民衆只好局限在一個階級以內，而目前的範圍却擴展到全民族了。便是豪紳地主也可以動員起他們爲着一種神聖的信念而奮鬥！

爲要更加明白他的理解起見，我們提出關於統一戰線的問題來了。在回答的時候，他的態度是同樣堅決而熱烈的，認爲這“是我們打贏日本帝國主義唯一的武器。”而且覺得華北做得最好。

“比如在冀中綏遠一帶，”他從容而誠懇地例舉着事實，“抗日的黨派是很多的，有國民黨，共產黨，第三黨。”在扳着指頭唸出五六個黨派名稱以後，他又繼續道：“但大家都互相幫助，共同在抗日旗幟下打仗，絲毫沒有戒心！”

“一點磨擦都沒有過嗎？”我們當中的一個問。

“可以說一點磨擦都沒有！”

他滿有自信地笑了，於是加添道：

“至少八路軍沒有過。八路軍尊重政權，尊重友軍。”

他說得很懇切，停了一會才又平靜而當心地舉出兩三個磨擦的例子。他是不大喜歡空洞的判斷的。這些例子沒有八路軍的分，他們總是站在磨擦之上來作調人，希望大家接近。並且由於統一戰線的發展再加上這些調解，所謂磨擦也已早成陳跡了。

“比如就在我講的那縣分上，”這是他的舉例之一，“有一次兩位負責人各放一個縣長去接事，互相衝突起來，打傷十幾個人！……”

自然，結局還是八路軍調解好的。但他並不驕傲，倒是顯出一種惋惜的神氣。指責友人的錯誤在他看來並不是一件樂意的事。不但不樂意，有時就連他的話語也變得低沉而含混了。帶着困惑的微笑，似乎他正在傷害着別人一樣。

在批評某某作家關於草地描寫的時候他的神情就是如此的，但也僅僅說了這樣一句：

“他寫得不大好……”

因此雖然並不是沒有感覺到我們還想繼續傾聽下去，而且所聽的又是已經早被互相諒解代替了的磨擦，但好像有意規避似的，他把我們準備發問的節目單子擊上手了。他流覽着，自言自語道：

“好，談一談武漢失守後的感想。”

於是他依舊攔回那張赤裸的方桌上去，用茶杯壓好，然

後來了一段簡潔的開端。說明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中共六中全會不久就要公佈，他們是曾經有過深刻的討論的，並且一面已經打電給全國的最高領袖。

這以後，他用一種決然態度發揮他個人的見解了。

“毫無疑問，”他微闔着嘴唇，向前方投了一個堅定的一瞥，“放棄武漢是很靈醒的，很見機的，在戰略上是正確的。敵人想消滅我們的主力，找我們的主力，得到武漢却是空的，連鐵釘子都被我們扳去了！”

“我們也這樣想，”我插嘴道，“不過有些地方似乎相當騷動。”

“自然。”他微蹙了一下眉頭，“一般的講起來我們是困難的。但我們可以渡過這個難關，可以用鄉村去包圍城市，使被佔領的城市變成死城。我們是能夠這樣做的！”

他的態度愈來愈激昂了。這是和他閒談日常生活的親切活潑恰相反的，在平常談話中有時他的語調還很幽默。爲了幫助給養，在長征期間他曾經提倡過釣魚。他認爲烏江河裏的魚頂好釣，無鱗，一尾有三五斤重。並且還犯不上準備甚麼合法的釣具。

“隨便拏根竿子伸在岩洞邊就會釣起來，”他巧妙地做着手勢，“因爲看都看得見。要是牠不吃，你用竿頭對準牠兩奪，就上鉤了。……”

說完時他的臉上現出含意很深的幽默的微笑。

然而我們現在談到的却是震撼人心的大事件，望他活潑幽默是不成的；所以直到解釋着上面的論斷的根據的時候他才逐漸平靜下來，他說到了中國的人口，土地，以及中國在經濟上所具有的特質，而這幾點却就正是保證我們抗戰勝利的重要條件。

末後他又從戰局上和敵人的怯懦上來找論證，並且舉例道：

“這樣的事在晉西北是很多的，敵人一看見老百姓就敬個軍禮，”他模仿着日本鬼子的動作，“手這樣比起——問有八路軍沒有麼？”

他平靜而柔和地笑了。“但老百姓却是不怕八路軍的，豈止不怕，並且還用斗笠和草鞋來喬裝成八路軍的樣子，跟着他們在救亡室裏學習。而在大多數場合：便是他們的生活也是靠當地八路軍的合作社解決的。一塊錢普通只買三斤鹽。合作社賣六斤。”

這一樁事賀龍將軍特別滿意，而在闊臉上立刻輝煌着那種善良的家長式的微笑了。他又扳着指頭告訴我們所以價廉的理由，說：

“牲口是自己的，趕牲口的是兵，沒有脚力錢，……”

“你喜歡和農民親近麼？”

我失悔我問得太蠢，但他馬上大聲回答我道：

“我本人就是農人！”

他半閉眼睛，滿臉堆笑的站起來了。

“我本人就是農民，”他又重說一遍。“到了今天我的生活還沒有和農民脫離。過路碰見一個趕驢子的我也要談幾句。在前線上，那裏一站，老百姓便圍攏來了。……”

他不贊成一般人看待農民的偏見。他們並不蠢笨，目前華北許多青年群眾領袖便大半是農民出身的。其實在他個人的全部品格中就包含着不少農民的優良成分：樸實，親切，並且熱烈的愛好着勞作。他在生活上還保持着若干農民的習慣，平常準在六點鐘起床；而一有空閑便又立刻記起騎馬打槍種種體力活動來了。

“別人做的我一定去做，”他那樣親切地述說着自己的生活，“不管做不做得好，總比閑散起有意思些。……”

我本來臨時還想到幾個問題要和他談的。但是一個藍色軍服，眉粗眼大的斷臂同志，舉了一下右手，左面的袖管飄蕩着一恍就進來了。而且立刻偏向我們的主人，挨近他坐下，滿臉堆笑地攀談起來。這是找他的第三一個青年幹部，而且照例會被他和氣地遣開去的，但我們却覺得再坐下去不合適了。

我們告辭了。但在臨走的時候。雖然明知道這個比擬是

相當輕率的，他並不粗暴，而在兩把菜刀之外人又很少知道他那早期的革命經歷，因為說的人太多了，我也忍不住想要試探一下他本人的意見，於是問道：

“有人說你是中國的夏伯陽，你覺得怎樣？”

並不立刻，他帶着相當困惑的微笑答道：

“恐怕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們辭出到街上來了。一個娃兒在拐角的石階上用^手製手溜彈捶着核桃。政治部對角的廣場上照例是熱鬧的。鬼們嘻嘻地嚷鬧着，在玩籃球，其芳也相當忙碌。一出門便沒停過嘴，在論證着賀龍同志和夏伯陽之間的差異，彷彿和我有了甚麼誤會一樣。

但我很少理會他。我一直沉在一種愉快的興奮裏，只唯唯否否贊成着他的意見，這時候就是有人打我兩下也是不要緊的。而那個埋頭不語想去前線去不成的同伴果然這樣做了。

他橫我一眼，隨即從袖管裏抽出拳頭來，望我背上擊了一拳：

“你個鼻子倒開心囉！……”

我沒有還手，而且我理解這幾天他對我不快的全部理由了。因為能夠同賀龍將軍到前線生活幾個月確是一樁值得被人艷羨的最大的愉快。